

中國文學精華

注音

曾 滌 生 文

王益吾選本

上册

標商冊註



注音

曾滌生文

揭要

靈皋爲桐城派之濫觴，至姬傳氏而益昌明之。義理詞章考據，三者不可偏廢之言，能文者視爲圭臬；公亦以文家正軌，舍此何求推之論者，謂其隱然以繼續桐城自任矣。然讀公之文，上者既淵源於史漢，次亦不失爲唐宋之作家，所謂經世之典，六藝之旨，粲然大備其中者，非與豈屑與桐城自域者爭短長哉！

小傳

曾國藩字滌生，號伯涵，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授檢討，累官禮部侍郎。丁憂歸。會洪楊事起，在籍督辦團練，遂編制鄉勇，連復沿江各省，封一等毅勇侯。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諡文正。著有求闕齋詩文集、經史百家雜鈔等。

書。

音注曾滌生文

注音
曾滌生文

目次

卷一

- 原才……………一
-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二
- 歐陽生文集序……………六
- 經史百家簡編序……………一一
- 國朝先正事略序……………一三
- 衡陽彭氏譜序……………一七
- 湖南文徵序……………二〇
- 朱慎甫遺書序……………二三
-
- 黃仙嶠前輩詩序……………二五
- 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
詩序……………二七
- 孟子要略序跋……………二九
- 書歸震川文集後……………三一
- 鈔朱子小學書後……………三三
- 書學案小識後……………三五
- 書儀禮釋官後……………三九
- 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四一

- 復賀耦庚中丞書……………四四
致劉孟容書……………四六
答劉孟容書……………五二
復彭麗生書……………五七
復胡潤之書……………五九
復李眉生書……………六一
與朱仲我書……………六六
復黃恕皆侍郎書……………六九
復劉霞仙中丞書……………七一
復吳南屏書……………七六
復陳虎臣書……………七八
復陳右銘太守書……………八〇
-
- 與李眉生書……………八三
與王叶庭書……………八四
送郭筠仙南歸序……………八四
送劉椒雲南歸序……………八六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八八
送周荇農南歸序……………九一
送唐先生南歸序……………九四
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九六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一〇〇
葛寅軒先生家傳……………一〇二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一〇六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一〇九

卷二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一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六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一一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一七
 畢君殉難碑記……………二一
 林君殉難碑記……………二四
 何君殉難碑記……………二七
 劉君季霞墓碑銘……………三一
 新寧劉君墓碑銘……………三四
 仁和邵君墓誌銘……………三七
 唐確愼公墓誌銘……………四〇

苗先籠墓誌銘……………四四
 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誌銘……………四八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五一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五五
 鄧湘皋先生墓表……………六〇
 隨州李君墓表……………六四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六六
 大界墓表……………六九
 台洲墓表……………七三
 季弟事恆墓誌銘……………七六
 彭母曾孺人墓誌……………七九

| | | | |
|------------|-----|----------------------|-----|
| 陳岱雲妻易安人墓誌銘 | 八二 |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 一一四 |
| 劉母譚孺人墓誌銘 | 八五 |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 一一七 |
| 錢塘丁烈婦墓表 | 八七 |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 一二一 |
| 聖哲畫像記 | 八九 | 湘鄉昭忠祠記 | 一二六 |
| 求闕齋記 | 九七 |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 一三〇 |
| 槐陰書屋圖記 | 九九 | 五箴 <small>并序</small> | 一三三 |
| 養晦堂記 | 一〇二 | 祭韓公祠文 | 一三六 |
| 湘鄉縣賓興堂記 | 一〇四 | 祭湯海秋文 | 一四〇 |
| 江寧府學記 | 一〇八 | 母弟溫甫哀詞 | 一四二 |
| 箴言書院記 | 一一二 | | |

注音

曾滌生文

卷一

王益吾先生選本

原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也，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

水流溼，火就燥，無言不讐，通所從來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

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其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戰戰】衆聚貌。

【撓萬物者莫疾乎風】

見易繫辭。撓，動搖之也。

【水流溼二句】

見易乾卦。

【十室之邑】論

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一命】周制：任官自一命至九命。

【惴惴】憂懼貌。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芝房，名鼎臣，字子餘，清湖南善化人，道光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著有蒼筤文集。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芻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鹽者三，論漕者三，論幣者二，論兵者三。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賦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絕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旣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爲敘諸簡首，而歸諸其孤。

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市、廛、巫、卜、繕、稟、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

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慎修氏纂禮書

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音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書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槩字覽切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

往者漢陽劉傳瑩茶

焦音

雲

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笮

音

宋

賢，閒嘗語余：「學以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

覈

核音

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據不明，

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未幾茶雲卽世，臨絕爲先令

處分後事，壹秉古禮。國藩旣銘其墓，又爲家傳，蠡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藏諸劉

氏之祔。

石音

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

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至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爲近；彼數子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篇，譏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邪？抑將憤夫一二鉅人長德，曲學阿世，激極而一鳴邪？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茶雲同；其卒也，寄書抵余，以告永訣，亦與茶雲同。其自芻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著書之多，與茶雲異。而其博觀而慎取則同；其嫉夫以漢學標揭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稍附諍論，以明不忍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

【善化】縣名，舊與長沙縣同爲湖南省治，今併長沙。

【建昌】舊江西府名，今廢歸南城縣。

【疾革】革本作緘，急也。

【仁

和】舊爲浙江省治，今改杭縣。

【體國經野】周禮：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酒漿塵市巫卜繕橐天鳥蠱蟲】

周禮：酒正，酒人，漿人，屬冢宰。司市，廛人，屬司徒。大卜，司巫，屬宗伯。繕人，蠱人，屬司馬。磬，族氏，掌覆天鳥之巢。翦氏，除庶蠱。蠶，涿氏，除水蟲。屬司寇。

【春秋釋例】書名，杜元凱所著。

【左邱明】史記：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周禮盡在魯矣】晉韓起聘魯之言。

見左昭。

【禮書】史記：太史公自序，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

【封禪】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

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以祭地，報地之功，曰禪。五經通義：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史記：有封禪書。

【平準】漢大司農

屬官，有平準令丞，以均天下之輸斂，貴則糶之，賤則糴之，平賦以相準，輸歸於京師，故曰平準。史記有平準書。【杜佑】佑字君卿，唐

萬年人，撰通典二百篇。【秦半】即大半也。【張子朱子】張子名載，字子厚，宋鄆人，世號橫渠先生，朱子謂朱熹。【顧亭

林】名炎武，明末崑山人，入清不仕，著有左傳杜解補正，天下郡國利病書，菽中隨筆等數十種。【江慎修】名永，清婺源人，撰禮書

綱目八十五卷。【秦樹澧】字蕙田，清金匱人，撰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槩】削木爲牘，以書文字者。西京雜記：揚雄懷鉛

握槩。【漢陽】縣名，屬湖北江漢道。【箝】壓也。【覈】驗也，考事得實曰攷覈。王褒文研覈臧否。【祐】宗廟藏主之石室。

【良知】孟子：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明王守仁本此說演爲良知之學，理學家稱爲陽明學派。【毫釐千里】禮經解：君子慎始，

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曲學阿世】漢韓固與公孫弘同被徵，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謂爲邪曲之學，問以阿附世

俗也。

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櫬，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神同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蓺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

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

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

房、湘陰郭嵩燾音濤、伯琛音平、澱音敘、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

求。

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音尖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音熾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

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旣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於口切

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

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

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

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

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

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邪？

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

往復，亦時有流離之概。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況昆弟

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欬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

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

考覽焉。

【桐城】今縣名，屬安徽省。
【姚姬傳】名鼐，桐城人，乾隆進士，著有惜抱軒文集二十卷。
【方望溪】名苞，字靈皋，桐城人，康

熙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著有望溪文集。

【劉君大槐】字耕南，號海峯，桐城人，乾隆時副榜，召試鴻博，舉經學，皆報罷，授黟縣教

諭。【世父】爾雅：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

【範】字南青，號薑塢，桐城人，乾隆進士，著有授鵝堂文集。

【歷城】

今縣名，清爲山東省治，民國廢府留縣。

【周永年】字書昌，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乾隆進士，棄產營書，凡積五萬卷。【江

西詩派】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宗派之祖曰黃魯直，其次陳師道，凡二十五人，居仁其一也。

【鍾山書院】鍾山，在江蘇

江寧縣東北，俗稱紫金山，清時於其地建書院課士。

【著籍】著，謂著名於籍。

【上元】縣名，屬江蘇，今與江寧縣併。【管同】字

異之，道光舉人，有因寄軒詩文集，七經紀聞，孟子年譜。

【梅曾亮】字伯言，道光進士，官戶部郎中，有柏硯山房文集。

【方東樹】

字植之，桐城人，諸生，著有儀衛堂文集，一得拳齋錄諸書。

【姚瑩】字石甫，桐城人，嘉慶進士，官至湖南按察使，著有東槎紀略，寸陰

叢錄，東溟詩文集。

【高第】漢書：令郡縣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戴鈞衡】字存莊，桐城人，道光舉人，從方東樹游，有味經山館

集。【新城】今改黎川縣，屬江西省。

【魯仕驥】字繫非，原名仕驥，改九皋，乾隆進士，知夏縣，有惠政，有山木居士集。

【吳德

旋】字仲倫，諸生，有初月樓集。

【陳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新城人，嘉慶進士，由編修官至禮部侍郎，有太乙舟文集。

【南豐】

縣名，屬同新縣。

【吳嘉賓】字子序，道光進士，咸豐間以內閣中書治鄉兵，禦洪楊，城陷，死之，著有求自得之室文鈔。

【建昌】

見上篇。

【私淑】孟子：予私淑諸人也。

【永福】縣名，屬廣西省。

【呂璜】字禮北，號月滄，嘉慶進士，官浙江西塘海防同

知，有月滄文集。

【臨桂】縣名，舊爲廣西省治，今改爲臨桂縣。

【朱琦】字濂甫，號伯韓，道光進士，以道員守杭州，城陷死，難，有

怡志堂集。

【龍啓瑞】字輯五，號翰臣，道光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有經德堂文內外集。

【馬平】縣名，舊爲廣西柳州府治，今

屬廣西省。

【王拯】原名錫振，字定甫，號少鶴，道光進士，官至通政使，有龍壁山房文集。

【巴陵】縣名，今改常德縣，屬湖南省武

陵道。【楊彝珍】字涵一，字湘性農，武陵人，道光進士，官至兵部主事，有移芝堂文集。【孫鼎臣】見芻論序題注。【湘陰】

縣名，屬湖南省。【郭嵩燾】字伯琛，號筠仙，道光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有養知書屋文集。【澱浦】縣名，屬湖南省。【舒

燾】字伯魯，授例爲戶部郎中，有綠綺軒文集。【湘潭】縣名，屬湖南省。【歐陽兆熊】字曉岑，善醫，有詩集。【幟志】幟，

旌旗之屬。漢書：拔趙幟，樹漢赤幟。按：幟志，猶云標記。【洪楊】清道光末，洪秀全倡亂，楊秀清輔之，二人皆廣東花縣人，是爲粵匪。

【石城】卽石頭城故址，在江蘇江寧縣西石頭山下，後漢建安十六年，孫權建，唐武德八年廢。【撰杖】撰，持也。禮曲禮：撰杖屨。

【都講】謂講師；張天龍講尙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催講既切，祖瑩謔持同房生曲禮。見魏書祖瑩傳。【兵燹】燹，火也。兵亂縱火

焚燒。【爬梳】爬，搔而梳之，喻整理也。韓愈文：蜂屯蟻聚，不可爬梳。【物故】死也。漢書蘇武傳：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

九人。【瘵】肺病。【殂】死也。書：帝乃殂落。【縝】緘也。禮聘義：縝密以果。【逃空虛者三句】見莊子：登足踟躕。

【警效】聲之輕者曰警，重者曰效。

經史百家簡編序

自六籍燔煩音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

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勘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讐之學。梁世劉勰

協音鍾嶸戶切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音別高下，於是有評點

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

前明以四書經義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句同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倣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藉行閒。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

惟校讐之學，我朝獨爲卓絕，乾嘉閒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遺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

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爲簡本，以貽余弟沅音甫。沅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閒亦釐正其謬誤，評騭音其精華，雅與鄭並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姪，啓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

【徵諸儒】漢武帝時，董仲舒爲相，置博士，舉孝廉，徵公孫弘、轅固等，勸學興禮。

【章句】分其章節句讀也。

【劉向父子】向

字子政，欲字子駿，向嘗校書天祿閣，欲與父領校秘書，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經籍目錄之學，自歆始。【校讐】劉向別錄：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讐。【劉勰】字彥和，南朝梁東莞人，早孤，篤志好學，博通經論，撰文心雕龍五十篇。【鍾嶸】字仲偉，南朝梁潁川人，著詩品三卷。【品藻】漢書注：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句股】日知錄：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化成之後。股者，對偶名也。按：以筆志其股末止處，謂之句股。【旌別】書：旌別淑慝。【乙】讀書以筆志其止處，曰乙。【沅甫】名國荃，國藩弟，官至兩江總督。

國朝先正事略序

余嘗以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歎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衍音看石給事儀吉，傲明焦竑音宏獻徵錄爲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

同治初，又得鄆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僅鈔纂同撰，撰諸家之文矣。

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闕祕音也。

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勃起，俊彥雲屯，焜胡本耀耀同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聖祖仁皇帝，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沫。音末

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洎音暨東周，多士濟濟，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聖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歷各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峻，不能方其專。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並醢音海醬音蓋醢音西鹽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

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歷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勗立新法，別啓津途；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聖祖教育而成，誰曰不然。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矣。而將帥之乘運會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也。

如次青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當，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學，奪治兵之日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朝廷量予褒省。當時雖爲吏議所格，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中告成。

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末有堅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邪？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矜練歲年，慎褻貶於錙莊特切，銖音殊酌羣言而取衷，終成聖清巨典，上躋周家雅頌誓誥之林，不尤足壯矣哉！

【嘉興】縣名，舊與秀水並為浙嘉興府治，今屬浙江省。

【給事】給事中，始於秦，清隸都察院，與御史同為諫官，故亦稱給諫。

【焦竑】竑，字弱侯，明上元人，著有獻徵錄一百二十卷，採明一代名人事蹟，起洪武，迄嘉靖。

【應溥】字子密，曾任侍郎兼軍機

大臣。【鄆陵】縣名，舊屬河南省。

【汴水】在河南。

【湖湘】湖南省為湘江所經。

【唐文皇】名世民，高祖子，在位二十

三年。【宋仁宗】名禎，真宗子，在位四十三年。

【元世祖】名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

【明孝宗】名祐樞，憲宗子，在位十八

年。【聖祖仁皇帝】名玄燁，清世祖子，年號康熙，在位六十一年。

【沫】已也。楚辭：身服義而未沫。

【后稷】虞舜時農官，名

棄，周之始祖。

【成康】周成王，武王子，名誦。康王，成王子，名釗。

【洎】及也。

【六祖】肇祖、興祖、景祖、顯祖、太祖、世祖也。

【一

宗】太宗也。

【咯血】病名，一名肺出血。

【北征】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聖祖屢親征噶爾丹。

【南巡】康熙

二十八年，四十一年，聖祖兩次南巡。四十二年黃淮告成，親閱堤工。

【壬遁】壬即六壬，占法之一，與遁甲太乙，世謂之三式。五行始

於水，故稱壬。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曰六遁。即遁甲術數之一，其法以十千中之乙丙丁為三奇，以戊己庚辛壬癸為六遁，而以甲統之，

以配九宮。視其加臨之吉凶，以爲趨避，故謂之遁甲。【字母】切音之符號，謂多數之字，皆從此少數者生出也，故謂之母。各國字母，性質不同。

【咸豐甲寅乙卯】清文宗四年五年。【挾策亡羊】莊子：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曰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曰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則同也。

【吏議】漢書：卒從吏議。【右】猶助也。左襄：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

【黔】今貴州省。【鎔銖】皆古衡名，十黍爲累，十累爲銖，八銖爲鎔，喻微輕也。

衡陽彭氏譜序

吾少時讀家譜，曾子十五世孫據，以關內侯避王莽之亂南遷爲南州諸曾之祖，私怪據事蹟不見於他書，舊譜於何取徵。後讀歐陽文忠公集，見其答曾子固書，亦以關內侯據爲疑，引史例以諷之。乃知吾曾氏本據爲始遷之祖，相沿且千歲，由來舊矣。

歐陽公譜牒之學，號爲精審，然其所著唐宰相世系表，於巨族既推其本源出於某帝某王，又歷敘漢世名賢，如瑯琊王氏，已稱出周靈王子晉之後，而又敘王吉王駿之系，蘭陵蕭氏，已稱出帝嚳音酷之後，而又敘蕭何望之之系，相承不絕，

如屈伸指而數庭樹，略無參稽猶豫之辭；公嘗譏司馬遷不能闕疑，後人又譏歐陽氏不善闕疑，所謂日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也。接音君子慎度身世，信諸心，則蒙大難決大計而不懼，未信諸心，則雖坦途而不肯輕試。其於臨文，亦若是焉可耳！

衡陽彭雪岑侍郎，以諸生從戎十有三載，肅清長江，克名城以百計，踣音候

巨憝

除音

於金陵。當其提挈飢軍，出入鋒鏑，誓不與此賊同戴三光，天下稱爲烈士。

及夫勳勞日著，朝廷授爲安徽巡撫，授爲漕運總督，皆屢疏固辭不拜，退然若漆雕之內不自信，卒不輕於一試，又何慎也？

同治四五年閒，東南大定，侍郎與其宗長老修訂彭氏家譜，彭氏本貫江西之泰和，至明世有曰聲揚者，始遷於衡。其後八傳曰步南者，肇修譜牒，我朝康熙中再修之，道光十三年，侍郎之考贈光祿君三修之，及是四次修纂，族之材俊子弟，奮迹師中，積功累伐，珥貂相望，簪紱雲興，皆著於錄，彭氏日益光大矣。其系表

斷自聲揚公，凡前世達人，暨同姓異望之顯者，別爲一編，不與本宗相淆，蓋凜凜乎闕疑之誼云。

國藩之先世，亦自江西遷居衡陽，至明季更遷湘鄉，而祠廟今尚在衡，與彭氏擊柝相聞，墟煙相接。曩者不揆愚陋，嘗慨然欲重修家譜，述其可知者而差其可疑者，區爲別錄，不求盡合於歐曾大儒，但求歉於吾心。久困兵閒，未遑執簡，感侍郎急於先務，故爲之序以答其請，因抒余之夙懷。

【曾子】即孔子弟子曾參。

【關內侯】秦制：爵第十九級曰關內侯，漢因之。漢書百官表注：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也。

【曾

子固】名鞏，北宋南豐人。

【唐宰相世系表】

歐陽修撰新唐書，表列書中，或云表爲呂夏卿所撰，舊例奉敕修書，止署官高一

人名銜，呂官不及歐陽，故題歐陽名耳。

【琅琊】古郡名，亦作瑯琊，今山東舊堯齊沂萊四府東南境及膠州之地。

【王氏】王者

之後，號曰王氏。廣韻：所載有二十一望，太原瑯琊尤著。

【周靈王子晉】即王子喬，靈王太子，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邱生

接引上嵩山，復乘白鶴，至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見列仙傳。

【王吉王駿】吉，字子陽，漢元帝時，官至諫議大夫。駿，吉子，以

孝廉爲郎，官至御史大夫。

【蘭陵蕭氏】蘭陵，地名，在山東嶧縣東，蕭氏望出蘭陵。

【蕭何望之】何，漢沛之豐人，封鄼侯，與張

良韓信稱三傑。望之，字長倩，漢東海蘭陵人，仕至太子太傅，元帝時，爲弘恭石顯所陷死。

【猶豫】獸名，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

【睫】目旁毛也。

【彭雪岑】名玉麟，清湖南衡陽人，官至兵部尙書。

【踣】仆也。呂氏春秋：將欲舉之，必先踣之。

【慙】惡也。

【書】元惡大憝。【錄簡】史記：始皇收天下之兵，銷鋒鏑爲金人十二。【巡撫】官名，明置，清時爲外省行政長官。【漕運總督】

官名，管轄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駐清河縣，清末裁。【漆雕】孔子弟子。論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秦和】縣名，屬江西省。【光祿大夫】清正一品文階封職。【珥貂】謂插貂也，漢中常侍之冠，皆插貂尾，金瑣

附蟬爲飾，嗣後中常侍用宦者，亦沿用之。左思詩：七葉珥漢貂。【抒】取出也。

湖南文徵序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爲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卽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

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

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

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辱音而寡實。

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卽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閒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

宋興旣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閒，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

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啓塗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調，一物之制度，辯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

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也。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閒，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況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

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達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尙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縛】繁重也。儀禮：喪成人者其文縛。

【排比】唐會要：褚无量馬懷素侍宴，上曰：篇卷錯亂，卿爲朕排比。

【婀娜】柔美貌。【韓

李】謂韓愈李翱。

【不遷之宗】禮大傳：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五嶺】裴氏五嶺記大庾始安（即越城嶺）

臨賀（即萌渚嶺）

桂陽（即騎田嶺）揭揚（即都龐嶺）此言接近粵省也。

【苗】種族名，古三苗裔，相傳爲槃瓠子孫，或謂黃帝

曾孫卡明之後，湖南貴州最多。

【離騷】史記：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太極圖說通書】周敦頤，字茂叔，宋道州人，著此兩書。

【說文】漢許慎字叔重撰有說文解字三十卷，以小篆分五百四十部，推究六書之義，自來言小學者皆宗之。南唐徐鉉又撰有說文繫辭。元周伯琦撰有說文字原。【禹貢】夏書名。

朱慎甫遺書序

瀏陽朱君文煊，

真律切

所爲書，曰易圖正旨者一卷，曰五子見心錄者二卷，曰

從學雜記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爲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游衍而不得所歸。張已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羣流附和，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爲世大詬。閒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與笑譏唾辱，以爲彼博聞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蓋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

朱君自弱冠志學，則已棄舉子業，而惟有宋五子之求，斷絕衆源，歸命於一。

自六經之奧，百氏雜家有用之言，無不究索其終，折衷於五子。家貧，負母渡河，招徒授學，取其入以爲養；養則獨腆，他典切身有饑色，或勸以稍易其途，從事於時世所謂辨物析名梳文櫛字之學者，足以傾賊音駭耳目，植朋廣譽。君笑曰：吾於科目，且棄而背之矣。其又屑覬音覷彼邪！卒以不顧，日抱遺訓以自鑄，子全切其躬繩過無小，克敬以裕，閤然至死而不悔。

嗚呼！君之於學，其可謂篤志而不牽於衆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義三傳備說諸篇，今都不可見，其僅存者，又或闕殘，難令完整。其易圖正旨，推闡九圖之義，與德清胡渭寶應王懋竑音宏氏之論不合。山居僻左，不及盡睹當世通人成說，小有歧異，未爲類也。予旣受讀終篇，因頗爲論定，以貽鄉人知觀感焉。

【瀏陽】縣名，屬湖南省。

【周程張朱】即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

【性理】宋儒言性命理氣，一曰理學。

【舉子

業】應試文字，謂之舉業。金史：郝晉卿學不事舉業。

【腆】厚也。

【科目】唐制：取士有五十餘科，謂之科目。後世止進士一科，亦

稱科目，沿用之誤也。見訂譌雜錄。【鐫】謫也，如降官曰鐫款。【繩】糾失曰繩。書：繩愆糾謬。【九圖】宋劉牧撰易數鉤隱圖，以九數爲河圖。【德清】縣名，屬浙江省。【胡渭】字肅明，號東樵，清德清人，專窮經義，尤精輿地之學，著有禹貢錙指。【寶應】縣名，屬江蘇省。【王懋竑】清人，研求朱子之學，經史多自抒心得，著有白田雜著八卷。

黃仙嶠前輩詩序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譏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末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抑又末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齒，諸有亡者也。

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對回切章琢句，篤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落人閒者，太山一豪芒。」

而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蘊於胸而未發者，殆十倍於世之所傳，而器識之深遠，其可敬慕，又十倍於文字也。

今之君子，秋毫之榮華而以為喜，秋毫之摧挫而以為慍，舉一而遺二，見寸而昧尺，器識之不講，事業之不問，獨沾沾以從事於所謂詩者，興且而綴一字，抵莫而不安，毀齒而鉤研聲病，頭童而不息，以伊音伊憂音憂蹇淺之語，而視為鐘彝不朽之盛業，亦見其惑已。

松滋黃仙嶠

音嶠

先生，質直而洞豁，泊然聲利之外，觀察於瀨音瀨南，吏剔其奸，

民宣其隱，於古人所謂器識事業者，亦既近而有之，閒以其餘發為詩章。又能棄故攬新，約言豐義，而先生曾不以自鳴，退然若無以與於古者，人之度量相越，為閔為隘，為謙為盈，不可一二計也。

國藩既受而卒讀，因為擇其尤善者得若干首，俾錄而存之，世有終其身以治詩自名，而志趣或未廣者，觀先生此編，亦將內慙而有以自擴也夫！

【器識】唐書：士先器識，後文藝。【杜甫】字子美，唐襄陽人，有詩聖之目，集中多愛國忠君撫時感事之作。【追章琢句】追

琢，猶雕琢。詩：追琢其章。【篤老】老甚也。【豪芒】極纖細也。莊子：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按豪，毫古通用。【蘇

氏】蘇軾。【沾沾】滿足也。【毀齒】言易乳齒之時。白虎通：八歲毀齒，始有知識。【聲病】平仄聲調之不洽也。【頭童】

老人頭禿也。【咿嘍】小兒語聲。【松滋】縣名，屬湖北省。

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序

先生名鑑，善化人，嘉慶進士，官至太常寺正卿，講求

理學，卒諡確慎。

善化唐太常先生，以道光丙午致仕還湘，明年年七十矣。五月五日，實初度

之辰，六安吳君廷棟始爲寄懷詩，略寓詩人戩音穀俾臧之義。旣而師宗寶君埴

序同及某君某君皆踵爲之，凡得詩若干首，大抵惜繼見之不可常，頌長者之多祉，

先生之姊子黃君兆麟與其弟倬音卓命國藩爲之序。

竊嘗觀古之君子，其載德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帥而掖之，而後後者有所階而進；必有人焉輔而翼之，而後前者有所託而傳。水非水而不續，人非人而不承。

蓋桐鄉張考夫先生之興，則有凌渝安何商隱沈石長諸子爲之附。太倉陸道威先生之起，則有盛聖傳陳確菴江藥園諸子爲之與。二先生之爲道，至寂寞也，而諸子者相從於太羹元音之際，殆於遯世不見稱而無怨，彼各有其志爾。

唐先生之內召爲太常卿也，以道光庚子，僦酒去屋於內城之西南，分聽事

四之一，爲讀書之室，表音得周尺之步，廣半步耳。自國藩之修候，或月一至，或再

三至，未嘗不見先生手一編危坐其中，他人見者亦然，此所謂寂寞者非邪！

民之情，好聲利而惡澹泊，淺者趨死祿仕，深者博文多藝，獵取浮譽，亦足以降其好勝之私。先生爲外吏二十年，蕭然無貲積以自存，既當世之所謂迂闊。而其爲學也，又惟自治其身心之急，或不沾沾於文藝之短長，以故士之驚才技而競聲稱者，亦罕過而勤焉。而吳寶諸君子，獨相尋於澹泊，究道而考德，夙參而莫造。既其違離，而作爲詩歌以抒懷想，斯豈曩者凌渝安何商隱及沈盛陳江之儔邪，何其篤也！

自明代以來，年齒至五十以上，則人多爲詩以祝之，諛媚殆於亡等；又有所謂壽序者。余昔書歸有光文集，已深詆其陋，其他則又不足譏。今諸君子，旣舍聲利而別有所尚，而其爲詩，又約旨斂辭，頌無溢量，豈不本末並茂，不與人人同科者哉！於是畢讀而序之。世有達於文體之君子，庶終覽焉。

【太常】秦置奉常，漢更名太常，掌宗廟禮儀，沿至北齊，曰太常寺，有卿少卿各一人，清末廢。

【初度】楚辭：皇覽揆余於初度兮。

按俗稱生日曰初度。

【六安】舊直隸州，今爲縣，屬安徽省。

【戩穀】戩，盡也。穀，善也。詩：俶爾戩穀。

【師宗】縣名，屬雲南省。

【張考夫】名履祥，明亡不仕，母喪，終身居桐鄉楊園村。

【凌淪安何商隱沈石長】淪安，名克眞，清烏程人，從張楊園游。何

與凌同時，嘗謂楊園學術至正，言行無疵。石長，名磊，清烏程人，學於楊園。

【太倉】舊直隸州，今爲縣，屬江蘇省。

世儀，號桴亭，清初太倉人，與陸隴其並稱二陸。所著書曰思辨錄。

【盛聖傳】名敬，號寒溪，嘗編次思辨錄。

【陳確庵】名瑚，字言

夏，清初太倉人。

【江藥園】名士詔，字虞九，爲思辨錄作序。

【道光庚子】清宣宗二十年。

【僦屋】租賃房舍。

【聽事】

即今之廳。見三國志諸葛恪傳。

【袤廣】南北曰袤，東西曰廣。

【有光集】即震川集，多贈人序，故譏之。

孟子要略序跋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竇

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棻音焦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攷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覈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卽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攷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

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閒有異同。金氏於人皆有所

不忍，章云：要略注尙是舊說；桃應問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旣久，不可復覩。棻雲僅能排比次第，

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文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掇零拾墜，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

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者。同諸子之書，罔同羅以彌遺恨者，是吾棻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

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

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薈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晰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夫泳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原，參伍錯綜，而各具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衡決顛倒之爲病，則其犁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

國藩既承亡友劉君遺令，爲之排定付刻，因頗倣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獨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夫曾國藩又識。

【朱子】朱熹。

【藝文志】史志以當時所存典籍彙錄於一編，謂之藝文志。

【朱氏經義考】清朱彝尊撰經義考三百卷，統

考歷代經義之目，以御注敕撰諸書別爲一卷，弁於首。次以諸經分類，而附以忠緯、擬經、承師、刊石、書壁、鏤板、著錄、通說八門，每經先注其或存或闕或佚或未見。次載原序跋及諸家論斷，彝尊有所考證，亦附著。

【年譜】用編年法紀載一人生平事實。

【金仁山】

名履祥，字吉甫，宋蘭谿人；宋亡，隱居著書，學者稱爲仁山先生。所著有大學疏義、論孟攷證、中庸標注諸書。

【四庫館】清乾隆開永

裕等奉勅開館，編纂四庫全書。

【許叔重】名慎，東漢汝南人。博通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余隱文】宋建安

人。【學官】學校之官舍也。

【陸氏經典釋文】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採輯諸經音義及文字異同，爲談經之士所宗。

惟列老子莊子於經典而不列孟子，蓋老莊爲六朝所競尚，而孟子於宋熙寧以前，不列於經也。按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吳縣人。

【晁

說之】字以道，宋人，著有易語及景迂生集，儒言晁氏客語等書。

【近思錄】宋朱熹呂祖謙同撰，凡十四卷。

書歸震川文集後

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文；自我觀之，不
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

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

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烝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

動累卷帙，

秩音

於是有所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

某音

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未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

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爲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

芥舟以縱送於蹶

蹄同

涔

岑音

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日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

然當時頗崇崑 札音 軋 札音 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

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

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友以輔翼，所詣固不竟此哉。

【綴文之士】漢書：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

【熙甫】震川字。

【曾南豐】卽子固。

【半山】安石別字。

【方苞】號望

溪。【崑高烝民】詩大雅篇名。崑高，周尹吉甫送申伯之詩；烝民，尹送仲山甫之詩。

【河梁】李陵與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

暮何之。【駢拇枝指】莊子：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乎德。注：駢拇，謂足拇指也，連第二指。枝指，手有六指也。

【芥舟】莊子：覆

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蹏涔】牛馬足跡中之水也。淮南子：牛蹄之涔，不能生鱉鮪。

【詞費】禮曲禮：不辭費。

【崑軋】

歐陽修知貢舉，舉子劉幾好爲險怪之文，曰天地軋，萬物崑，聖人發，修斥之。【假齊梁雕琢數句】齊梁指蕭齊蕭梁兩朝，文多偶

語，近於雕琢。震川之在當時，李攀龍王世貞輩，文宗周秦，詩宗盛唐，其實則模仿而失眞。

鈔朱子小學書後

小學集註六卷，舊題宋朱子編，實劉子澂之所類次，明陳選注。

古小學三卷，世傳朱子輯，觀朱子癸卯與劉子澂書，則是編子澂所詮次也，其義例不無可訾。然古聖立教之意，蒙養之規，差具於是。蓋先王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凡夫灑掃應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不使縱，規矩方圓之至也。既以固其筋骸，劑其血氣，則禮樂之器，蓋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大學，乃進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習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擴焉，故達也。

班固藝文志所載小學，類皆訓詁文字之書，後代史氏率仍其義，幼儀之繁，闕焉不講。三代以下，舍佔同與規畢之外，乃別無所謂學，則訓詁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則訓詁文字者，亦又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繪事後素，不其然哉。

余故錄此編於進德門之首，使音昆弟子姓，知幼儀之爲重，而所謂訓詁文字，別錄之居業門中；童子知識未梏，言有型，動有法，而蹈非彝者鮮矣。是編舊分

內外內編尚有稽古一卷，外編嘉言善行二卷，采掇頗淺近，亦不錄云。

【劉子澂】名清之，宋人，與朱子呂東萊汪玉山李巽巖張廣漢講論義理之學，學者稱靜春先生。【蒙養】易蒙以養正，聖功也。

【劑】調和之也。【後代史氏率仍其義】漢書、隋書、新舊唐書、宋史、明史皆有藝文志，清侯康補後漢書三國藝文志，文廷式

補晉書藝文志，顧懷之補五代史藝文志，金門詔倪燦皆補述金元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皆另刊行世。

【估畢】禮學記：今之敦者，呻其估畢。按：估，視也；畢，簡也。但吟諷所估視之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也。

【三物】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冪弟子姓】冪弟見爾雅。子姓，猶言子孫。國語：率其子姓，從其時享。【彝】法也。

書學案小識後

學案小識，清唐鑑撰，鑑詳前。

唐先生撰輯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既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奠，日月星辰之紀，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灑埽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

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恣，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卽物而窮理；卽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扞解也。

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邪？

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閒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薄，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詰訓，本河閒獻王實事求是之旨，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

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勤家養親，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爲無用，又一蔽也。

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

我朝崇儒重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說，彼義切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字晉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項領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

唐先生於是輯爲此編，大乎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采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

三者之蔽，則皆釐而剔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鑿人人之心而無異辭；道不同不相為謀，則亦已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聞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囿，不為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為善之志也。

【學案】紀載諸人學術源流之書；明黃宗義有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此則專載清代。

【梓】木名，治木器曰梓。見書梓材注。又刻字

於木曰梓。【健順五常】易：乾，健也。坤，順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所固有之性也。

【二儀】指天地也。【紀】會也。禮月令：月窮

於紀。【咸若】若，順也。書：暨鳥獸，魚鼈咸若。

【萬物皆備於我】孟子語。

【權度】孟子：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絜】度也。大學：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好問好察】中庸：舜好問而好察，通言。

【周公思有不合二句】孟子：周公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博文】博我以文，顏淵語。

【集義】孟子：是集義所生者。

【陸王】陸九

淵，字子靜，宋金谿人。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

【支離】莊子：支離其形者，猶不足全其天年，況支離其道者乎。

【目巧】禮：仲尼

淵居，目巧之室，則有與阼。

【高景逸顧涇陽】高名攀龍，字存之，顧名憲成，字叔時，皆明無錫人，同講學於東林書院。

【惠定

字】名棟，清吳縣人。

【戴東原】戴名震，清休寧人，其學長於考辨，尤精小學。

【河間獻王】漢景帝之子，名德，修學好古，造次

必於儒者。

【顏習齋李恕谷】顏名元，博野人。李名懋，字剛主，蠡縣人，學於習齋，著有恕谷集，皆在明末清初。

【許行】創並耕

之說以惑滕文。見孟子。

【因噎廢食】淮南子：有以噎死而禁天下之食，則悖矣。

【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陸名隴，其學

以居敬窮理爲主，推崇程朱，力闢王守仁，所著學術辨三篇，卽專論守仁之學者。張卽考夫，見唐鏡海先生生日同人寄懷詩序注。

【陸桴亭】見唐鏡海生日同人寄懷詩序注。【顧亭林】見上芻論序注。

書儀禮釋官後

侍郎胡君季臨，重刻其曾祖王父樸齋先生所著儀禮釋官寄示國藩，屬爲識於簡端。余嘗從皇清經解中得讀此書，蠱識崖略。

先生治禮，崇信鄭氏，而於鄭說之歧誤者，亦不苟爲附和。如燕禮宜以膳宰爲主人，而辨注釋爲宰夫者之非。司空卽周禮之宮人，而指注比於小宰者之失。左右正卽僕從之官，若書之左右攜僕，詩之膳夫左右，而證注中稱樂正僕人正者之謬。特牲士有私臣，而歎注謂士無臣者之疏，其說旣允矣。至於曲證旁通，往往卽一事而洞見本原。

先王之制禮也，因人之愛，而爲之文飾以達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

昭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先生以爲士喪既夕二篇，所言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冢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皆公家之臣來執事者也。又以爲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聖人別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閒。使周之諸侯，遵而守之，何至有僭越而至六卿稱縣公者。由前之說，則臣下之喪，君既臨其小斂，又遣官助其百役，有若家人骨肉，愴惻纏綿。由後之說，則侯國之百職庶司，不敢毫髮僭擬於天王，恩誼之篤如彼，名分之嚴若此，此皆禮之精意，祖仁本義，又非僅考覈詳審而已。

儀禮一經，前明以來，幾成絕學。我朝鉅儒輩出，精詣鴻編，遞相映蔚，而徽州一郡尤盛。自婺源江氏永崛起爲禮經大師，而同邑汪氏絨、休寧戴氏震，亦皆博洽爲世所宗。其後歙縣金氏榜、凌氏廷堪，並有纂述，無慙前修。先生世居績溪，與諸儒地相比，時相接，其人國史儒林傳，列於江氏汪氏之次；而哲孫培翬，又能紹其家學，著儀禮正義，薈萃羣言，衷於至當。徽州爲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而胡氏世傳禮教，故家文獻，縣延無替，亦足使篤古之士，低

侗而興慕也。

【侍郎】隋煬帝始於六部，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尙書，清末廢。【曾祖王父】爾雅：父之考爲王父，曾祖王父，卽曾祖。【皇清經

解】清道光閒阮元編輯，共一百八十八種；光緒閒王先謙又輯皇清經解續編，共二百九種。【鄭氏】卽鄭玄，有儀禮注。【燕禮

特牲士喪既夕】皆儀禮篇名。【膳宰宰夫司宮小宰左右正樂正僕人正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家人卜人

隸人遂匠】皆儀禮官名。【宮人】周禮官名，掌王寢兼主服御之事。【左右攜僕】見周書。【膳夫左右】見詩。【置

六卿】書：乃召六卿。注：鄭玄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按：卽周禮之太宰、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徒、大司

空也。平時各任其職，臨事則爲軍將，春秋時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晉六族范中行知趙魏韓六氏，皆世爲晉卿，稱六卿。【稱縣公】

春秋時楚僭稱王，其縣大夫稱公。【徽州】舊府名，民國廢，今安徽歙縣，其舊治也。【婺源】縣名，屬安徽蕪湖道。【江永】

字慎修，清婺源人，休寧戴震之學，得力於永爲多，世稱江戴，有周禮疑義舉要等書。【汪氏絨】字燦人，學宗宋五子，著有詩書易詮

義，大學集等書。【續溪】縣名，屬同婺源。【金榜】乾隆時狀元者，有禮箋十二卷，江永弟子。【凌廷堪】字次仲，清乾嘉時人，

著有禮經釋例。【儒林傳】太史公作史記儒林傳，自後史書皆有之。

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

勃海，卽渤海，齧入遼東半島，山東半島之內海也。

書孔氏疏云，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杜氏通典云，青州之界，越海分遼

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而胡氏渭曰：漢武所開樂浪元菟二郡，乃古嶠夷之地，嶠夷義和所宅，朝鮮箕子所封，皆應在青州域內，不僅遼東而已。據此數說，則禹時青州踰海而兼營州之地，理若可信；齊召南氏所謂勢固自然者也。

前明遼東都指揮使，隸於山東布政司。明初遼東士子，尙附山東鄉試。厥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而遼東各州衛隸於山東，則終明之世不改；蓋亦猶上古之青州兼轄營州云爾。

我朝定宅燕京，與明代同，而遼左爲陪都重地，則與前明之二州二十五衛，視同羈縻者，輕重迥別；故勃海之襟帶，旅順之門戶，視前世猶加慎焉。

雁汀先生之意，欲於隍城石島之間，駐水師將領一員，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內以防盜匪之狙^{七慮}伏，外以懼夷人之闖入，可謂謀慮老成，操之有要者已。

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趙東昕^{欣音}建登州設立水師之議，宣宗成皇帝下其事，令兵部軍機處會議，當事者以迹近更張，格而不行。國藩時承乏兵部，頗知旅順

要隘，宜別置嚴鎮，而不知康熙年閒有嵩祝請登州水師巡哨稍音，金州鐵山之說，亦遂附和，未遑他議。

今觀先生圖說所載寔錄各條，知國家機務尤大者，列聖廟謨，皆已籌及之。苟能推行而變通，則收功不可紀極；故述前說以互證，亦以志余不學之恥焉。

【孔氏】孔安國，孔子十二世孫，師事申公。治古文尚書，承詔作書傳。【青州】古九州之一。書禹貢：海岱惟青州。【遼東】古郡

名，今奉天東南境，在遼河之東。【杜氏通典】唐萬年人，名佑，撰通典，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上溯唐虞，下暨

唐之天寶，凡二百卷。【樂浪】古郡名，漢武帝滅朝鮮所置，今朝鮮之平安黃海京畿諸道，及忠清道之北境。【三韓】朝鮮南部

之地，曰馬韓、辰韓、弁韓。【遼水】即大遼河，漢置遼東遼西二郡，由此水而分。【胡氏渭】注見前，朱慎甫遺書序。【玄菟】古

郡名，在朝鮮咸鏡府東北，與樂浪同爲漢武帝元封三年置。【岫夷】書禹貢：岫夷既略。傳：東表之地。【義和所宅】書：分命義

仲，宅岫夷。又乃命義和。按：義氏和氏，唐虞時掌天地四時之官，義和本二氏，文言：岫夷義和所宅者，渾詞也。【箕子所封】朝鮮國

名，黃海日本海閒之半島國。周初箕子封於此，今入日本。【營州】古十二州之一，舜分青州東北爲營州，今河北奉天朝鮮之地。

【齊召南】字次風，號息園，清天台人，精輿地之學，著有水道提綱等書。【都指揮使】通考：都指揮使，都虞侯使，掌殿前諸班直

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按：明洪武八年，設遼東都指揮使司，治定遼中衛，領衛二十五，州二。【順天】府名，明建都北京，名順天府，今

改稱京兆。【旅順】地名，在遼東半島之南，黃海北岸之第一軍港，清時與大連灣並租於俄，日俄戰後，又爲日本續租。【隍城

石島隕城澳，石島澳，皆內海軍港地。

【登州金州】登州，府名，屬山東，民國廢，今蓬萊縣舊治。金州，清置廳，屬奉天府，今改金縣。

地在遼東半島南，西臨渤海，東臨黃海。

【宣宗成皇帝】名旻，寧，年號道光。

【軍機處】清世宗因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

太和門外，慮泄漏事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其後凡內外要事，悉綜於軍機，清末併

入內閣。【廟謨】朝廷之謨，謀也。

【承乏】左成，攝官承乏。

【鐵山】即今鐵嶺縣，屬奉天遼瀋道。

復賀耦庚中丞書

賀名長齡，湖北善化人，嘉慶進士，改庶吉士，官至雲貴總督，降補河南布政司，復以雲貴回案。

落職，所輯有經世文編等書。

國藩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賜，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智音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鈞過情之譽，是再辱也。

蓋嘗抉剔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瘤，音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

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騁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怍，在各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余制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覈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玩同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歸究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豫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衆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虛交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霰，力救

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闡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良峯前輩，見過自訟，言

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章倫切，陳岱雲行己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

國藩雖愚柔，既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為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宣盡，伏維垂鑒。

【鏡海先生】即唐鑑。

【智】井枯無水。

【綜覈名實】漢書：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覈核同。

【膠膠】孟子：其志嚮

嚮然。注志大言大也。

【霽】屋水流也。

【楹帖】即楹聯。

【倭良峯】名仁，清蒙古正白旗人；道光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以

講道學自居，卒諡文端。

【比部】刑部。

【皇華】詩小雅篇名，勞使之作。

【三拜】魯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

拜。見左襄。按鹿鳴之三，即皇華篇。

致劉孟容書

劉名蓉，號霞仙，湘鄉人；入公幕府，以諸生累薦，官至陝西巡撫。同治間，罷歸，著有養晦堂集。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

聞此閒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

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音航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

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

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足於切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嫺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歿，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

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公穀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

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語斤切斷相角，非一朝矣。

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

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

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音悶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

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誥之整五交切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

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

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

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

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

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

小夫，旣溺於聲律績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

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

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

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歿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

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音映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書契】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文王周公二句】伏羲畫八卦，文王周公作周易。

【十翼】孔子贊易文

也。以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

【三古】夏商周也。

【置兔漢陽】見詩兔置漢廣篇。

【伊

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伊尹萊朱，皆殷相。周周公旦，召公奭，凡伯，周厲王卿士，仲山甫，樊侯也，宣王時人。

【獲麟】春秋魯哀

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止。

【畏匡】匡，地名。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見論語注。

【四科】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見論語。

【子路知兵冉求富國】見論語。

【柱史】老聃爲周柱下史，孔子嘗問禮。

【魯伶】魯伶，謂

太師擊，孔子嘗與之語樂。

【通書正蒙】宋周敦頤撰通書。張載撰正蒙。

【許鄭】許慎，鄭玄。

【杜佑】見勅海圖說序注。

【鄭樵】字漁仲，宋莆田人，著通志二百卷。

【馬貴與】名端臨，宋樂平人，著文獻通考。

【王應麟】字伯厚，宋慶元人，著有玉

海等書。

【游楊】游酢，字定夫，宋建陽人，元豐進士，學者稱廬山先生，有廬山文集。楊時，字中立，宋將樂人，熙寧進士，有龜山集。

【金許薛胡】金名履祥，見孟子要略序注，元蘭谿人。許名衡，字平仲，號魯齋，元河內人。薛名瑄，字德溫，明河津人，著有讀書錄。二十

卷。胡名居仁，字叔心，明餘干人，著有居業錄。

【盤詰聾牙】韓文：周語殷盤，佞屈整牙，言難讀也。

【鄭衛】禮樂記鄭衛之音，亂

世之音也。

【雕蟲】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殿最】考課等差也，上者爲最，下者爲

殿。見漢書。

【一闕】闕，最闕也。法言：一闕之市。

答劉孟容書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忍置若此。性本懶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爲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

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綢繆，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

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

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

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鷓稱脂切鴉于驕切不同棲，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負之；袞音堙音因音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卽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

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既明，則當畢吾好惡，以既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卽知卽行，格致卽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寔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卽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而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然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

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礪磨，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

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餒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

今足下崛起僻壤，迺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部，部音甚盛甚盛！此眞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閒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底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忤之言，非敢執塗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

賤軀比薄弱不勝思，然無恙，閤室無恙，郭大棲吾舍，又有馮君卓懷課吾兒，

都無恙，且好學。國藩再拜。

【王氏】謂王守仁。【是以立天之道八句】見易說卦。【乾坤毀二句】見易繫辭。【天地溫厚之氣十句】見

禮鄉飲酒義。【綱緼】元氣醞釀也。易：天地綱緼。【格物誠意】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親親仁民】

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鄉鄰與同室殊】孟子：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

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親有殺賢有等】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莠】五倍。【楊墨】墨翟兼愛，

楊朱爲我，各有所偏。【瞽瞍殺人三句】詳孟子。【鴟鴞】惡鳥。【鯀堙洪水三句】堙，塞也。書：鯀堙洪水，汨沈其五行。

又：殛鯀於羽山。禮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逢原】孟子：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菑】障蔽光明之物。【二陸】宋

陸九齡，陸九淵。九齡，字子壽，乾道進士，與弟九淵講學鵝湖，時稱二陸。九淵，字子靜，乾道進士。【二張】宋張栻，張載。栻字敬夫，綿竹

人，著有論語太極說諸書，學者稱南軒先生。載，字子厚，郿人，著東銘西銘，學者稱橫渠先生。

復彭麗生書

前承惠書，存唁彥音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勸善音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

叢慝，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殞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直追心

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

顧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

之私見，實與賢者相照。

武粉切

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

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

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饗。

土刀切

退縮者，果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

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疥

音戒痒，

音養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

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途。至於

求有補濟，則骯

胡浪切

髒

子朗切

之性，將以方柄

音芮

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鉏

狀所切

鋸音語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訪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

書，然後剴切示諭之。

年來飽更事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敘論，收召散亡之魂魄，音拂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卽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閒，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貯企。

【言】慰生者。

【饜】貪財也。

【痒疥】周禮夏時有痒疥疾。

【鄂中失守】清咸豐二三年，粵匪陷武昌。

【骯髒】亦作抗

髒，高亢肆直貌。趙壹詩抗髒倚門邊。

【方柄圓鑿】柄，木端之入孔處。鑿，其孔也。

方柄兮，吾固知鉏鋸而難入。

【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郭名松齋，劉名蓉，卽孟容，羅名澤南，字仲岳，皆公同鄉，有戰績，羅死

於洪楊之難，諡忠節。

復胡潤之書

潤之，名林翼，字旼生，益陽人，道光開進士，官至湖北巡撫，粵匪之亂，治軍有名，以積勞嘔血卒，諡文忠。

頃奉手示，辱承厚賻，

音附

所以存卹不孝，甚周且摯。國藩以七月二十五，在安

徽太湖縣途次，聞先慈大故，自維平日亢心僑

音驕氣，隱慝虛名，宜干神譴，乃不降

災我躬，而延禍吾母，尤用內疚，悔憾無窮。時以長沙被圍，匍

匍音蒲匍音伏閒行，於八月

二十三抵家。卽以九月中旬權厝先慈於居室後山，尙思另尋善地，稍竭微忱。

臘月十三，忽奉幫辦團練之命，又聞武昌淪陷之信，義不敢潛身顧私，以自鄰於退縮畏死者之所爲，遂於二十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勛，亦無日不屢稱台端鴻才偉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會合，以并紓桑梓兵後之餘慮。

正月四日，石翁忽有權督兩湖之命，會垣局勢，爲之小變。今日之急，廓清土匪，可收實效。三四十年来，一種風氣，凡凶頑醜類，槩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萬事墮壞於冥昧之中，浸漬查切四以釀今日之流寇，豈復可閤弱寬縱，又令鼠子鋒起。

聞台端初限切

除強暴，不遺餘力，鄙懷欲取爲伐柯之則，儻肯授我方略，時

示成法，實爲厚幸！

【贖】以財助喪。

【太湖】縣名，屬安徽省。

【長沙被圍】事在清咸豐三年。

【厝】停棺曰厝。

【武昌】清武昌府，民

國改江夏爲武昌縣。

【張石卿】名亮基，江寧銅山人，時官湖北巡撫。

【江岷樵】名忠源，官至安徽巡撫，死廬州之難。

【左

季高】名宗棠，湖南人，以孝廉從戎，位至協辦大學士，謚文襄。

【鼠子】飛燕外傳：后怒，以杯抵昭儀曰：鼠子能噉人手。

【伐柯

之則】詩：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復李眉生書

接手書，承詢虛實譬喻異詁等門，屬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祕惜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懷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昔在京師讀王懷祖段茂堂諸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留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闈無人闈焉者，上門闈

實字也。下門闥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籲，衣讀如裔，食讀如嗣之類，古人曾無是也。

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爲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輿地之瓜步，邀笛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說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卽名曰覆，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卽名曰從，如荀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

然此猶就虛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本義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斂也，虛字也。而車之輪名曰收，賢長也，虛字也。而車轂之大穿名曰賢。畏懼也，虛字也。而弓之淵名曰畏，峻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挂弦處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虛字實用之別爲一類也。

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始明，古人止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駿良馬也，因其良而美之也。爾雅駿訓爲大，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爲速。商頌之下國駿龐，周頌之駿發爾私，是取大之義爲喻也。武成之侯衛駿奔，管子之弟子駿作，是取速之義爲喻也。臄切類脂牛百葉也，或作毗，音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毛傳皆訓爲厚。節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菽之福祿臄之，是取厚之義爲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又有久義，子路之無宿諾，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義爲喻也。史記之宿將宿儒，是取久之義爲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吳書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爲喻也。公羊傳曰，渴葬，是取急就之義爲喻也。

至於異詁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爲常語，人所罕聞，則爲異詁。昔郭景純注爾雅，近世王伯申著經傳釋詞，於衆所易曉者，皆指爲常語，而不甚置論。惟難曉者，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爲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

然如詩之既有淫威，則淫訓爲大，左傳之淫刑以逞，則淫訓爲濫，書之淫舍牯牛馬，左之淫芻蕘者，則淫當訓爲縱，莊子之淫文章淫於性，則淫字又當訓爲贅，皆異詁也。黨訓鄉黨，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又云黨智也，郭注以爲解寤之貌，鄉射禮侯黨，鄭注以爲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爲黨所也，皆異詁也。展訓爲舒展，此常語也，卽說文訓展爲轉，爾雅訓展爲誠，亦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儀禮有司展羣幣，則展訓爲陳，周禮展其功緒，則展訓爲錄，旅獒時庸展親，則展當訓爲存省，周禮之展犧牲，展鐘展樂器，則展又當訓爲察驗，皆異詁也。此國藩講求故訓，分立三門之微意也。

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運乎其閒。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曰墳，皆實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故爾雅毛傳於此四字，均訓爲大；四牡孔阜，爾穀旣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

曰冢子，長婦曰冢婦，天官曰冢宰，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
群羊墳首，司烜火遠切之共墳燭，其用墳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墳五典，則高大矣。
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即謂之異詁也亦可。

閣下見讀通鑑，司馬公本精於小學，胡身之亦博極羣書，即就通鑑異詁之
字，偶一鈔記，或他人視爲常語，而已心以爲異，則且鈔之；或明日視爲常語，而今
日以爲異，亦姑鈔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即其他各門，亦可
觸類而貫徹矣。聊述鄙見，以答盛意。

【王懷祖】名念孫，清高郵人，學者稱石臞先生，撰廣雅疏證及讀書雜誌。【段茂堂】名玉裁，字若膺，清金壇人，乾隆舉人，歷任

玉屏巫山知縣，精小學，有說文解字注等書。【春風風人二句】喻恩澤也。說苑：管仲曰：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解衣衣我二句】史記淮陰侯傳：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春朝朝日】王者祭日曰朝日，祭

月曰夕月。【入其門二句】見公羊傳。【六尺爲步】古者以周尺六尺爲步。見禮王制。【瓜步】地名，在江蘇六合縣，南

北朝時，魏太祖伐宋，直至瓜步。【邀笛步】地名，在江蘇江寧縣，王徽之遇桓伊吹笛之處。【國步天步】詩：國步蔑資。又：天步

艱難。【林薄】管子：土諱登朝，競赴林薄。【帷薄】禮曲禮：帷薄之外不趨。【屋上薄】爾雅：屋上薄，謂之窳。【高門懸

薄【莊子：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三覆以待】事見左隱。【韓穿帥七覆】事見左宣。【荀伯不復從】左成

鄒之役，荀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左昭：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收】詩：小戎，棧收。【賢】見考

工記。【畏】讀如隈，弓之淵也。考工記：恆當弓之畏。【峻】弓弦兩端也。詳考工記。【臝牛百葉】百葉謂之臝。見說文。百葉，反

芻獸類之胃也。【節南山采菽】皆詩小雅篇名。【鄭箋雲漢詩】鄭玄有毛詩箋。雲漢詩，大雅篇名。【石苞】字仲容，晉

渤海南皮人，仕魏入晉。【郭景純】即晉人郭璞。【王伯申】懷祖子，名引之。著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既有淫威】

詩周頌有客篇。【淫刑以逞】左倍：淫刑以逞，誰則無罪。【淫舍牯牛馬】見書費誓句。【淫芻蕘者】左昭：叔射求貨於

衛，淫芻蕘者。【方言】書名，揚雄作。【鄉射禮侯黨】鄉射禮，儀禮篇名。侯，射布。【何黨之乎】左昭：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旅葵】周書篇名。【司烜句】司烜，官名。周禮：司烜氏共埴燭庭燎。【三墳五典】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

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左昭：是能讀三墳五典。【胡身之】名三省，元人，曾注通鑑。

與朱仲我書

來函具悉，所論轉注，謂戴氏專以訓詁解轉注，義有未盡，誠為確論。至謂會

意之老，形聲之考，焯音酌然已知，而疑許氏合此二字為轉注者為失之贅，則竊以

為不可。

許君固非絕無可議者，惟指考老爲轉注，則在不可議之列。尊意履本訓踐，其所爲踐之具者爲轉注；是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轉注。凡古今文字，何字不有虛實兩用，如履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羽獵賦之履般班音首，則虛用矣。鳥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魯頌之松栢有鳥，則虛用矣。推之衣巾冠帶，皆實字也，而孟子之衣辟去褐，周禮之巾車，史記之冠辟去玉，月令之帶弓，則虛用矣。宮室門戶，皆實字也，而爾雅之大山宮小山，左傳之復室其子，公羊之無人門焉者，漢書之王嘉戶殿門，則虛用矣。將循履字之例，概以虛者爲本義，實者爲轉注乎？抑有時以虛者命爲轉注乎？曩嘗譏戴段二家，以一部爾雅，全目爲轉注，以五百四十部首，全目爲轉注，以爲何必六書，止此一書足矣。今來函所述庭訓，其病殆亦近之。

不佞竊不自揆，謬立一說，篤守許氏考老之指，以爲老者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聲茅音部、鑿部、畫部、眉部、菐避音部、筋部、稽部、橐混音部、癆古夢部、重部、老部、履部、飲古飲部、鹽部、弦部、西部，皆轉注之部也。凡形聲之字，大

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省畫者。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不省畫者；省畫則母字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惟好學深思，精心研究，則形雖不全，而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耄等字之意，從老而來。履字雖省去舟夕，而可知屨屐等字之意，從履而來。橐字雖省去豕字，而可知囊橐等字之意，從橐而來。𦉳字雖省去夢字，而可知寤寐等字之意，從𦉳而來。推之犛𦉳畫眉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尙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畫省而意存也。

抑又有進者，轉注之字，其部首固多會意者矣，亦有不盡然者，如鹽從鹵監聲，形聲字也，而所屬鹽鹵等字，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飲從欠酋聲，形聲字也，而所屬之飲，昌悅切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至於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爲轉注之部，特以酉字之才，不足以統所屬之字，似應別立酒部，而於醞釀醕音醋醇醴音等字，增曰從酒省音聲，從酒省囊聲，從酒省壽聲，昔聲享聲音離音聲云云，乃與

全書義例相合；蓋此等字，本不僅胚胎於酉字，實由酒字貫注而來，斯又許君所未指爲轉注而不害其爲轉注者也。

此說蓄諸鄙心，歷有歲年，閒語朋輩，疑信參半；以生平於小學致力甚淺，不敢有所造述。因來函陳義頗堅，輒復貢其膚末以相質證，惟希雅鑒！

【轉注】六書之一。說文序：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戴氏】名震，字東原，著有聲韻考、聲類表等書。【會意】六

書之一。說文序：會意者，比類合韻，以見指揮，武信是也。【形聲】六書之一。說文序：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許

君】許慎。【屢般首】揚雄羽獵賦語。按：屢，謂以足蹈之也。般，獸名。【松桷有寫】詩魯頌閟宮。寫，大貌。【衣褐】衣服之也。

【巾車】巾，猶衣也。【冠玉】飾冠以玉也。【帶弓】禮月令：帶以弓鞬。按：帶，佩也。【大山宮小山】爾雅釋山：大山宮，小

山。注：宮，謂圍繞之。【復室其子】室，猶言妻之也。【戶殿門】前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注：掌守殿門。【犛】黑牛。

【蕝】宮中構結深密處。【藁】束也。【履舟久】履字本作屨，从尸，从彳，从舟，从久。久，山垂切，安行也。

復黃恕皆侍郎書

黃名倬，曾任浙江學政。

承來示述及佩蘅兄言，敝處儘可施展，勿爲人言所撓。仰荷關垂，感甚感甚！

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彈擊權奸，除惡君側；惟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近於王敦也。凡臣工皆可壹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於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皆害於爾國，凶於爾家。故弟自庚申忝縮兵符以來，夙夜祇懼，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故態。

近有朱盧穆等交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懼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朝廷之賞罰，例隨人言爲轉移，雖方寸不盡爲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

國朝由翰林起家而謚無文者五人，敬求見示。鏡丈行述，營中偶爾失之，頃寄信至長沙尋求，明春當可擬稿；特學術荒陋，不足表章有道耳。

鬻拳

左莊：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關。

王敦

字

處仲，晉琅邪人。元帝時，爲鎮東大將軍，恃功專權，帝欲裁抑之，遂據武昌反，進至石頭城。帝以敦爲丞相，仍還武昌。明帝時謀篡益亟，又

舉兵反，旋以病死。【諸葛恪】字元遜，三國吳琅琊陽都人，素性剛復，於己陵人，卒以伏誅，事詳三國志本傳。【鏡丈】即唐鑑。

復劉霞仙中丞書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書，及繹禮堂記。敬悉興居康勝，勤學不倦。所居疑在蓬島之閒，置身若在周秦以前，非泊然寡營，觀物深窈，玩希聲而友前哲，殆未足語於此。學究三禮，洞澈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昏，甚盛甚盛！欽企何窮！

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藩，官事繁冗，戎上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裸灌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較之特牲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窺見天子諸侯大祭致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戚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

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

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乃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鳳獸儀舞，後聖千載聞之忘味；欲窺聖神制作，豈能置聲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歷算之學，有關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未及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研究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闕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達者也。

所貴乎賢豪者，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婦人，誠以在宮雍雍，斯在廟肅肅，妃匹有篤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關雝麟趾之精意，而後

可行周官之法度者。自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譏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蘩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

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強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官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牖，曰房內戶東，曰坳，明世已無此宮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堂庭淺陋，必有齟齬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制，亦不輕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必犁然有當於人心。國藩於昏喪祭三禮，亦頗思損益，速音水書儀，紫陽家禮，纂訂一編，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禮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亦自沮而不達之一端也。

閣下山居靜篤，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著鴻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儻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來書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輩而與之並，而志願有大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國藩竊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

有定說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爲一。顧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爲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措辭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卽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之言者，卽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二，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未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行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閒。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主之，

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欲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並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既自度可躋古人，又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爲篤論也。

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冗蔓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眞當努力，光陰邁往，悔其可追。姻丈於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蒙寄到，若果爲銘章，必不足稱盛意。南屏亦已衰頽，共遊衡疑疑音之說，果踐約否？筠仙修通志之議，事甚浩博，未易卒業。近又喪其愛子，憂懷何以自遣！寒門已嫁四女，三家未得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感愴無涯。內人失明之後，諸病叢集，醫藥相尋，冢婦亦多病。次兒於元日得舉一子，差爲忻慰！賤軀物適，惟目光日蒙，於花鏡之上又加一花，看字尙如隔煙霧。直隸終年亢旱，去秋未種宿麥，今歲夏收失望；疆吏對此，如

坐鍼氈。公私子子，都無好懷，南望故鄉，恨不得屏棄百事，從閣下一豁襟抱也。

【犧牲少牢饋食兩篇】儀禮：有犧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鄭注：祭祀自孰始曰饋食。

【實紀紀效新書等書】十七篇。儀禮共十七篇。【江氏永秦氏蕙田】注分見前。

【儀獸舞】書：鳳凰來儀。又百獸率舞。【聞之忘味】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采蘋采蘋。見詩召南。皆言夫人與祭之盛。

【光朱熹二人，有書儀家禮兩書。按涑水在今山西夏縣西，紫陽山，在安徽歙縣城南。】徐無黨。宋永康人。【立德立功立言】

此古人所謂三不朽也。見左襄。【羅忠節】即澤南。注見前。【李忠武】名繼賓，清湘鄉人，少從羅澤南學，洪楊之亂，大小六百

餘戰，克四十餘城，累官至布政使，戰死，諡忠武。【衡嶷】即衡山，九嶷山，均在湖南省。【鍼氈】晉杜錫為太子舍人，屢諫愨懷太

子，言詞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鍼著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見晉書本傳。

復吳南屏書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並大著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履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

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閒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釣、雜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翱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攬物態，逸趣橫生，栩切羽 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遺之，故編中雖兼衆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

與歐陽筱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

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

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撫應音約論禘祭書、贈撫約

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

而詞俊，夔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

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靡

獨挾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類而并薄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

國藩回任江表，陶逾半年，轄境切綿薄平，雨澤霑足，歲事可望豐稔。惟是

精力日衰，前發疝訓香氣，雖已痊愈，目光蒙霧，無術挽回。吏治兵事，均未能悉心料

理，深爲愧悚。吾鄉會匪竊發，益陽龍陽等城，相繼被擾；此輩游蕩無業，常思逐風

塵而得逞。湘省年年發難，剿之而不畏，撫之而無術；縱使十次速滅，而設有一次

遷延，則桑梓之患，不堪設想，殊以爲慮。

【陶公】即淵明。【韋白蘇陸】唐韋應物，白居易，宋蘇軾陸游。【劉姚】劉大櫨，海峰。姚鼐，姬傳。【呂居仁】名本中，宋河

南人，所撰有宋論四十篇，及師友淵源錄，春秋解等書。【國史】姚鼐國史文苑有傳。【方氏】方苞。【回任江表】曾公以

大學士重莅兩江督任。【疝氣】即小腸氣。【益陽】縣名，屬湖南省。【龍陽】縣名，屬湖南省。

復陳虎臣書

閣下閒居杜門，應酬稀簡，時從竹如先生考道問業，想見切磋之樂。竹翁恪守程朱，因閣下好靜，而豫防其流弊，持論自爲精當。尊意以生平得力於靜之一字，以爲非此無以爲窮理之本，不可懲陽明之偏，而因噎廢食，亦係甘苦有得之言。自濂溪揭主靜之旨，程朱亦嘗以靜字垂教，苟其遺棄倫物，而於靜中別求所謂端倪者，或不免誤入歧途。若習靜以涵養此心，則卽大學所云定靜安慮者，又何歧趨之有？朱子注中庸首章，有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此數語者，謂之定靜也可，謂之居敬也可。蓋不善言靜，恐入坐照之門，善言靜，猶是存養之道，言豈一端，夫各有所當也。聖賢之言德行者，名類甚多，苟以一兩字切己反求，皆有終身可行之益，但末流之弊，不可不防。故虞廷教胄，及皋陶九德，皆各有相反之字，以矯其偏而成其善。閣下自守所長，而兼采竹翁之言，時加惕勵，則釋回增美，而所詣愈難限量矣。

國藩量移畿甸，已及周期，地瘠民貧，無可設施，重以自夏徂冬，終年亢旱，千

里嗷嗷，拯救無術，署內醫藥相尋，殊少佳趣。幸二小兒於元旦舉一子，少助歡悰。年甫六十，精力已極，衰憊兩目，近益蒙翳，雖於老花之上，又復加光，而看字仍如隔霧。衰年無意學殖，而披閱文牘，均未究心，久處劇任，殊以不能舉職為愧。

【陽明】即王守仁。

【濂溪】即周敦頤。

【坐照】靜坐而能照見事物也，佛家語。

【虞廷教胄三句】胄，長也，謂自元子以下，至卿大夫之子弟。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又九德：寬而栗，柔

而立，恩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釋回增美】謂去邪益美也。見禮記。【量移畿甸】時以兩江

總督調任直隸。

【學殖】左昭：夫學殖也，不殖將落。

復陳右銘太守書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為悵。

閣下志節嶙峋，

嶙音鄰，峋音荀。

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

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窳薄，窳音愈。謬蒙崇

獎，非所敢承。前以久玷高位，頗思避位讓賢，保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閒，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止速謗耳！

大著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復。大抵剽四切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愼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滋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入色句，以駭庸衆，斲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

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章想切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為畢生矻音窟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

國藩粗識途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艱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磽薄，音敲聞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歷下】山東歷城縣。

【嶗峒】重深貌。

【吳侍郎】名存義，曾任浙江學政，以清廉稱。

【窳】不堅緻也。史記：器不苦窳。

【陳同甫】名亮，更名同，宋永康人，有龍川文集。

【葉水心】名適，宋永嘉人，有水心集。

【龍衰九章】天子法服，九章：一龍，二

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畫以為績；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以絳為紉。則袞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見書益稷傳。

文進學解。

【罌粟】花大而豔，實未熟時，中有藥，為製鴉片之原料。

【矻矻】健作貌。

與李眉生書

申夫新刻之聰訓齋語，與吳漕帥所刻之庭訓格言，不特可以進德，可以居業；並可以惜福，可以養身卻病。

閣下重聽之恙，已全愈否？如尙未愈，除酌服補劑外，似宜常常看此二書，以資靜攝。昔年曾與閣下道及逆億命數，是一薄德；大約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富貴得志之人，亦未嘗不擾擾焉沈溺於逆億命數之中；惟熟讀聰訓齋語，可去此弊。

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近將張公書告舍沉弟及兒姪輩，茲並以奉勸。

【聰訓齋語】張英著。英字敦復，官至大學士，桐城人。【庭訓格言】清世宗輯。【重聽】耳聾也。漢書：翳曰：許丞廉吏，雖老尙

能起拜送迎，重聽何傷。按：黃霸，漢宣帝時人。【逆億】論語：不逆詐，不億不信。注：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

與王叶庭書

甥初入京，總以勤、儉、敬、信四字爲本，而以擇交爲用。無四字，則凡事皆無根柢，縱有才華，亦浮榮耳。不擇交，則無觀摩規勸之益，故須物色賢者，明以爲友，暗奉爲師，乃借以約束身心之資也。

【觀摩】禮學記：相觀而善之謂摩。

【物色】後漢書嚴光傳：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注以其形貌求之。

送郭筠仙南歸序

凡物之驟爲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覽而易盡者，其中無有也。

郭君筠仙與余友九年矣，卽之也溫，挹之常不盡。道光甲辰乙巳兩試於禮部，留京師主於余，促膝而語者四百餘日，乃得盡窺其藏，甚哉人不易知也！將別，於是爲道其深，附於回路贈言之義，而以吾之忠效焉。蓋天之生材，或相千萬，要於成

器以適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視尤小者則優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於用，君子則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視尤大者則絀矣。苟尤大者不利於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則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賦大始，人作成物。傳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極擴充，追音堆琢之能，雖有周公之才，棄而已矣。

余所友天下賢士，或以德稱，或以藝顯，類有以自成者。而若筠仙躬絕異之姿，退然深貶，語其德若無可名。學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猶若鉏狀所切。

鑄音語而不安，其無所成者與？匠石斲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

裁徑尺之材以爲榱音衰桷，不閱日而成矣。及至伐連抱之榱便平聲，爲天子營總

章太室之梁棟，經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瘳同愈大，就之瘳艱，淺者欲以一概律

之，難矣。且所號爲賢者，謂其絕拘攣之見，曠觀於廣大之區，而不以尺寸繩人者

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與時物相發，力足以與機勢相會，此則衆人之所共覩

者矣。君子則不然，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勤錯迂誤音，遲久而

後進，銖而積，寸而累；既其純熟，則聖人之徒，其力造焉而無扞侯切格，則亦不失

於令名。造之不力，歧出無範，雖有瓌質，終亦無用。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萑音

稗。」傍卦反誠哉斯言也！筠仙勸哉！去其所謂扞格者，以同至於純熟，則幾矣。人

亦病不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達於時軌，是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兩試於禮部】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正科會試，二十五年，乙巳太后萬壽恩科會試。【促膝】梁昭明太子文省覽周環，尉同促

膝。【回路贈言】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

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追】治玉也。【鉏鋸】相拒也。【匠石】匠人名石。莊子：使匠石斲之。【楹

枅】大木。【總章太室】總章，天子大寢之名。又書疏：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榱桷】椽也。【錯迕】交雜也。

送劉椒雲南歸序

聖人之異於衆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天之生

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

官為不法，可以視窮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達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為不稱。

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好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軌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殺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晰，無不晰，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公之所以爲周公，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其不以此也哉。

今之君子之爲學者，吾惑焉。耳無眞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眞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奸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賓異矣。爲攷据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爲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強有力者之手口，羣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迹而責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澌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爲羣意氣之所會，則又憔悴力而趨之。均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衆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

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

漢陽劉君椒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余猶懼其敝身心以役於衆好也；於其別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前二說者之流，而奔命於衆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砭焉。

平

【濫】左昭：民聽濫焉。按：失實曰濫。

【淫】目流動邪視也。禮曲禮：毋淫視。

【離】麗也。

【殺】錯雜也。

【位育】中庸：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

【踐形】孟子：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回聽】回邪也。

【賓異】賓敬也。

【砭】以石刺病也，此借用。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湘鄉當乾隆時，人才殷盛，鄧筆山爲雲南布政使，羅九峯爲禮部侍郎，而

謝薈泉先生爲御史；三人者皆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時和珅柄國，

聲張勢厲，家奴乘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憚。御史君巡城遇焉，存入之出而鞭之，

火其車於衢，世所稱燒車御史者也。其後二十餘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南令卓薦召見，上從容問曰：汝卽燒車御史之子乎？不數月，遷四川知府。又十餘年，而謝吉人邦鑑，復以進士出爲江南縣令，吉人御史君之孫，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將之官，其常所酬酢者，或爲詩送之。吉人乃索予爲序，而乞言以糾其不逮。

於是拜手告曰：「子今長人矣，四封之內，尊無與二，堂上頤指，堂下趨者，百人所識窮乏，仰而待命；設館以延賓友，貌敬而情離；卽有不善，彼所謂趨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諫，或諫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處於衆人之上，而聰明識量，又誠越而倍之，前有唯，後有諾，於是予聖自雄之習，囂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術以餌我，內之傲者日勝，外之欺者日衆，茲其所以舛喘音也。」

昔者宓子賤治單父，孔子曰：子何施而衆悅？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魯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東漢龐參爲漢陽太守，先候隱居任

棠，棠不與言，但以薤械音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孫伏戶下。參會其意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

故古人之學，莫大乎求賢以自輔，小智之夫，矜己而貶物，以爲衆人卑卑，無足益我。夫不反求諸己，而一切掩他人之長，而蔑視之，何其易與？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無音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謂求賢而終不能得者，非篤論也。

今震澤宰左君青峙，吾湘鄉之賢者也，任俠而不矜，諳事而不計利害，子往試求之，必有所以益子者。友仁以礪德，利器以善事，既以上繩祖武，又以紹諸鄉先輩之徽，無棄爾輔，員於爾輻，青峙子之輔也。抑吾聞江南爲仕宦鱗萃之邦，或因青峙而得盡交其賢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和坤】字致齋，清滿洲人，官大學士，高宗幸臣，釀成川楚教匪之禍，嘉慶四年賜自盡。

【長人】易：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四

封】四境也。【宓子賤】孔子弟子，名不齊。【魯使樂正子爲政】語見孟子。

【龐參十三句】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

任棠，漢陽郡人，隱居教授有奇節，事見後漢書本傳。【詩】小雅小旻篇，臚法也。

【無棄爾輔二句】詩小雅十月篇，輔，卽所以

輔此車者，員，益也。輻，輪中木之直指者。

送周荇農南歸序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殺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綢繆，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

六籍尙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

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撥音薩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數百千年，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

國家承平奕禩，

古祀字

列聖修禮右文，碩學鴻儒，往往多出康熙雍正之間。魏

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屬，號爲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爲無類。音未純皇帝武功文德，壹邁古初，徵鴻博以考藝，開四庫館以招延賢儁，天下翕然爲浩博稽覈之學，薄先輩之空言，爲文務閎麗。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時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不食，可謂自得者也。沿及今日，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求如天游齊燾輩閎麗之文，闕然無復有存者矣。

閒者吾鄉人凌君玉垣，孫君鼎臣，周君壽昌，乃頗從事於此。而周君爲之尤

可喜，其才雅贍有餘地，而奇趣遞生，蓋幾於能者。夫適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如周君之所道，進而不已，則且達於班氏，而不爲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周君以道光乙巳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值皇太后萬壽，天子大孝，錫類臣下，得榮其親，將奉誥命以歸覲，出所爲文示余，余乃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假贈言之義，以爲同志者勸。嗟乎！區區而以文字相討論，是則余之陋，而不賢者識小之類也。

【太極生兩儀】

易繫辭：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天地絪縕四句】

見易繫辭。

【蔡范】蔡邕

字伯喈，東漢陳留人，著詩賦碑銘書記等，凡百四篇。范蔚宗，名曄，南北朝，宋之順陽人，刪定後漢書，成一家之作。

【潘陸沈任】潘

岳，字安仁，晉中牟人。陸機，字士衡，晉吳郡人。沈約，字休文，梁武康人。任昉，字彥昇，南朝梁之博昌人。

【茅坤】號鹿門，明歸安人，曾輯

唐宋八家文。【奕禩】言世次相續也。

【魏汪姜】

魏字冰叔，號叔子，清初寧都人。汪字茗文，號鈍庵，又號堯峰，清長洲人。姜字西

溟，清慈谿人。【類】疵也。唐書儒學傳：鉅類除荒。

【鴻博】

唐宋時開博學宏詞科，清康熙乾隆時曾兩舉之。

【四庫館】清乾

隆三十七年，開四庫全書館，徵求天下書籍統計十六萬八千餘冊。

【胡邵孔洪】

胡字稚威，號雲持，清山陰人。邵字荀慈，清昭文

人。孔字搗約，清曲阜人。洪字稚存，號北江，清陽湖人。

【錫類】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不賢者識小】語見論語。

送唐先生南歸序

即唐鑑。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與凡民之秀者，皆上之人置師以教之。於鄉有州長黨正之儔，於國有師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師之任，其所擇大抵皆道藝兩優，教尊而禮嚴；弟子摠衣趨隅，進退必慎，內以有所憚而生其敬，外緝業以興其材，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謂也。

周衰，教澤不下流，仲尼干諸侯不見用，退而講學於洙泗之間，從之游者如市；師門之盛，振古無儔。然自是人倫之中，別有所謂先生徒衆者，非長民者所得與聞矣。仲尼既沒，徒人分布四方，轉相流衍。吾家宗聖公傳之子思、孟子，號爲正宗。其他或離道而專趣於藝，商瞿授易於馭音寒，臂子弓，五傳而爲漢之田何；子夏之詩，五傳而至孫卿，其後爲魯申培；左氏授春秋，八傳而至張蒼，是以兩漢經生，各有淵源，源遠流歧，所得漸纖，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紹孔氏之絕學，

門徒之繁，儼於鄒魯。反之躬行實踐，以究羣經要旨，博求萬物之理，以尊聞而行知，數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藝則漢師爲勤，言道則宋師爲大，其說允已。元明及我朝之初，流風未墜，每一先生出，則有徒黨景附，雖不必束修自上，亦循循隅坐，應唯敬對。若金許、薛胡、陸稼書、張念芝之儔，論乎其德則闔然，諷乎其言則犁然而當理，考乎其從遊之徒，則踐規踏矩，儀型鄉國。蓋先王之教澤，得以僅僅不斬，頑夫有所忌而發其廉恥者，未始非諸先生講學，與羣從附和之力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誠珍之也。

今之世，自鄉試禮部試舉主而外，無復所謂師者；閒有一二高才之士，鈎稽故訓，動稱漢京。聞老成倡爲義理之學者，則罵譏唾侮。後生欲從事於此，進無師友之援，退犯萬衆之嘲，亦遂卻焉。

吾鄉善化唐先生，三十而治洛閩之學，特立獨行，詬譏而不悔。歲庚子，以方伯內召爲太常卿，吾黨之士，三數人者，日就而考德問業。雖以國藩之不才，亦且

爲義理所薰蒸，而確然知大閑之不可踰；未知於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視乎世之貌敬舉主，與厭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請，將歸老於湖湘之閒，故作師說一首，以識年來嚮道之由，且以告吾鄉之人，苟有志於強立，未有不嚴於事長之禮而可以成德者也。

【州長黨正師氏保氏】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保氏，掌以六藝教國子。見周禮地官。按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三德，至德、敏德、孝德。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善人多見韓文。【洙泗】魯二水名。【宗聖公】曾參。【商瞿駢臂】商瞿，字子木，魯人，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駢臂子弓。

【田何】字子莊，漢淄川人，惠帝幸其第受易。【孫卿】即荀子，避漢宣帝諱，故改。【申培】漢魯人，少事齊人浮邱伯受詩。

【張蒼】漢相，陽武人。【隅坐】論語注：禮童子當隅坐隨行。【金許薛胡陸稼書張念芝】金即金履祥。許名衡，字平仲，號魯齋，元河內人。薛名瑄，字德溫，明河津人。胡名居仁，字叔心，明餘干人。陸稼書，名隴其，清平湖人。張念芝，即張履祥。

見唐鏡海生日同人詩序注。【庚子丙午】清道光二十年，二十六年。【風雨如晦二句】詩鄭風風雨篇，蓋思見君子之作。

【舉主】宋史選舉志：凡被舉擢官，於誥命署舉主姓名，他日不如舉狀，則連坐之。

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今天下郡縣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強齊之耳。任蚩蚩者自爲啄息喜怒，一不顧問，至其犯法，小者桎音質梏音鶴，大者棄市，豪強者漏網，弱者糜爛，苟以掩耳目而止。原國家所以立法之意，豈爾爾哉！蓋亦欲守土者日教民以孝弟仁義之經，不率而後刑之；其率教而有文者，則以進於學使者而登之庠序；既登之矣，則以授於校官而常飭之。故古者飲射讀法，在今日則守令之職。而今之學政也者，不過因文藝以別羣士之優劣，因士之優劣，以知守令教民之勤惰。故巡撫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養民之善與否也。學政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教民之善與否也。

承平既久，法意寢失，郡縣有司不知三物爲何事，而教民之任，獨以責之學政與校官。而所謂校官者，類多衰病晚暮之徒，其祿不足自贍，往往與學官弟子爭錐刀之末，不特不克助宣教化，或轉餽言以蔽學政之耳目。彼學政者，孤懸客寄於一行省之中，守土者皆貌敬而神拒之，日憊精於文字，而角機智於千百詭。

弊之場，而欲以餘力教民以仁義孝弟之經，其不亦難矣哉！然則如之何而可弊之除也，先其甚者；利之興也，先其易者；其可矣。自功利之說，中於膏肓，荒音學者求速化之方，束髮而敝精於制藝，窮老而不休，六經至不能舉其篇目，何有於他書？今欲稍返積習，莫若使之姑置制藝，而從事經史，獎一二博通之士，以風其餘，於覆名扁試之外，別求旁搜廣采之術。凡郡縣莫不有書院，大率廩給其才者，而絀其不能者，名曰膏火，所以濟學校之不及也。學政下車之始，則牒各縣令曰：明年吾視某縣學，當以某經試士能背誦否，某史試士能言否，其爲我播告偏隅，咸使知之。牒校官曰：吾按臨之始，每縣當選諸生廿人，切人說書，有不至，惟女罰。及其按郡，招諸生來前，果使背誦某經，說某史，某卷大指能誦說者，予以書院之廩資，尤能者倍之三之，尤能者牒送省會之書院，亦倍其廩資。其不能者，廩生削其餼，切於既附生懲辱之，每縣試以三四人，則餘者懼矣。自六經外，如史漢莊騷說文水經文選宋五子及杜韓歐蘇曾王專集之屬，每縣使習一部焉。歲試使習者，科試

則易之，覆名試以制藝，以彰朝廷之公令。面試說書，以鳴使者之私好。二者並行而不悖，皆善矣。則拔而貢之成均，使彼邦之人，曉然知吾好博通之才，庶幾由文以溯本，舉一以勸百，然後孝弟仁義之教，可以漸而興也。乘傳所經之地，有書院焉，則入而詔諸生以大義，彼邦有縉紳多聞者，則禮而薦之，爲郡縣書院之長，於是其亦可以樹之風聲矣。

同年友江君小帆之視湖北學也，所以講求職思者甚備。余乃別思一搜采之術，無啓弊之竇，而有補教之旌者，於是以淺淺之說進焉。

【桎梏】刑具，桎在足，梏在手。

【棄市】死罪也。禮王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飲射】謂鄉飲酒鄉射禮也。詳見儀禮。

【讀

法】周禮：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

【三物】見朱子小學書後注。

【錐刀之末】喻微利也。左昭：錐刀之

末，將盡爭之。

【飶】採取之也。

【膏肓】心膈之閒。左成：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

【書院】唐明皇置麗正書院，集文學

士。宋時有白鹿石鼓應天嶽麓四書院，明以此爲講學之地。清末以此課應試文字，今廢。【膏火】蘇軾詩：十年讀書費膏火。按此指書院之津貼考課生之費。

【廩附】科舉時代，有廩膳生員，明時生員額少，皆有廩膳。其後添設增生附生，清因之。廩糧，每生給銀四

兩八錢，餼糧也。

【水經】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注。

【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選錄，秦漢三國以下各朝之詩文，凡有六十卷。

【歲科試】舊制各省學政，周歷各府州，考試生員而等第之，謂之歲試；三年一次，考試欲應鄉試之生員，謂之科試。【成均】國學也。【傳】急草。【職思】詩：職思其居。【芟芟】小也。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天之生賢人也，大抵以剛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卽幸而苟延，精理已銷，恆榦僅存，君子謂之免焉而已。

國藩嘗采輯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峯、顧亭林、黃梨州、王而農、梅勿庵之徒，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杜結切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士連切懦豎子，依違濡儒音忍，偷爲一切，不可久長者也。

同年生陳君仲鸞與余交十餘年，每相與議論平生，慷慨不撓，或品第當世人倫，意所不可，睥匹計切睨音譏切，無所復忌。同人或謂仲鸞居吏部曹司，身處卑

完戎上聲更事未深，宜其囂囂不屈；若移置要地，稍稍練習文法，亦且破觚孤音而爲

圓矣。旣而仲鸞果以考第入直軍機，而慤切直發憤，芒角森然，曾不減其曩者

之舊。吾乃私怪生民剛直之性，其稟之有厚有薄，未可以一概度量也。閒輒與仲

鸞語家世之詳，及太公太母之行，仲鸞爲余言封翁蔭召先生，生而伉康去聲爽，屢

經艱險，履之如夷。遇人，有心所不許，雖豪貴人必唾棄之；卽心之所許，雖孤嫠音

卑賤，必引而翼之。愈窮陋，愈禮敬與鈞。自親族州閭，皆服其誠信；遠近紛難，就之

決遣，凡所論斷，久而輒應。封母高太恭人，祇順惇篤，尊尙節義，蓋皆有剛直之風；

然後知仲鸞之激烈不阿，雖受性篤厚，亦其稟之庭闈者。歲漸尖音月染，涵濡之久

而不自知也。人固視乎所習，朝有媵音媵音之老，則羣下相習於詭隨，家有骨鯁

之長，則子弟相習於矩矱切。纏縛倡而篤風，效而成俗，匪一身之爲利害也。

今年八月，爲先生暨太宜人七十生日，年家之子，同官之良，咸稱觴仲鸞之

邸第，作爲詩篇，以祝難老，屬國藩爲之序。余乃略述平昔與仲鸞言論大指，以著

先生之節槩，因推國初諸儒以剛直而享大年者，爲先生致善禱之誼，亦使世之君子，聞之而有所警焉！

【免】論語：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孫顯黃玉梅】孫名奇逢，字啓泰，明末容城人。顯名絳，卽炎武。詳見前。黃名宗羲，字

太沖，明末餘姚人。王名夫之一字蘧齋，明末衡陽人。梅名文鼎，字定九，清宣城人。

【老耄】禮曲禮：八十九曰耄。說文：八十曰耄。

【破觚而爲圓】言去稜角而尙圓通也。語見史記。

【封翁】子孫顯貴，父祖受封典者之稱，封母亦同。

【宜人】五品命婦之

稱。【難老】詩：永錫難老。

葛寅軒先生家傳

先生諱大賓，字興森，號寅軒，葛姓。先世自蘇州徙居湖南，遂爲湘鄉人。曾祖世珍，祖生霞，父長添，世有隱德。

先生幼而端重，動止異於常兒，長而益自檢制，終日危坐，言笑不妄，盛暑不袒，焚香把卷，默識恬吟。性耐劇飲，雖醉不亂，或久無酒，終亦不索，怡然若有以自得也。

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辯博相高，昆明錢南園侍御_{豐音}獨以剛方立朝，視學湖南，以正誠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既受知於錢公，補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跬步必衷於古訓。學徒遊其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取與豪釐，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恥辱，至不得齒於人，聽者往往汗下。常稱錢公及其師湘潭朱聲越之學行，以勉其門人弟子。

弟子高第者，我先大夫竹亭公及陳君道著籍最早。晚歲又得黃君星平鄒君魯道，皆登甲科，知名於時；各秉師說以教授鄉里，傳嬗_{禪同}賡續，篤守矩矱。吾鄉風氣淳古，士人循循不敢僭_{佩音}越禮法，以自放其亡等之欲，論者以爲淵源一本於先生。彼南面民上，司政教之柄，其流風餘韻，得比於一諸生被人之深且久如此者，曾幾人哉！

先生四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以祭，主動仆地，粉面剝落，脫去葛字，微露周字，蓋木工飾周姓廢主爲之者也。先生痛哭引咎，告墓易主，

卜日乃祭。事寡母左孺人也，鉅細必躬，疾必嘗藥，生徒有餽，必歸以獻。嘗隆冬獨坐心動，急自館所馳歸，入門數呼母，母方與仲兄負暄後院，聞聲趨出，而屋後山急頽墜，坐席破碎，里之人以謂先生誠孝之所感也。

母歿，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既葬，衰服終其身。腰以下無復存寸縷，服闋，每祭必泣，盡哀以爲常。

兄弟五人，既分居矣，逋負纍纍，無以自存；先生則請於母，復同居如初。卽有所入，絲毫不以自私。兄弟歿則庀四婢切其喪；無子，爲之立後。羣從諸婦，各受職業，室以大和。

道光二年，朝廷開孝廉方正之科，有司舉先生應詔，或勸之一詣京師謁選；先生曰：「是可以躁求邪？」十二年壬辰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左氏，前卒，時先生年才三十有奇，終身不更娶。子二，長榮蔭，早歿。次榮館，孫三，封秦先晉，封梁孫女二人，其一歸吾弟國華，曾孫鎮堡鎮嶽。先晉縣學生員，後其世父。

榮蔭，先生命也。篤慎而好學，積善之報，殆將於是乎在！

前史官曾國藩曰：人之品類，至不齊也。唐代設科舉士，名目繁多。宋司馬光請開十科以求賢，其目至爲賅簡。今世官人，專出於進士之一途，蓋有科而無目矣。會典所著特科有三：曰博學宏詞，曰經學，曰孝廉方正。鴻博科再開，經學科一開，當時皆稱得人。孝廉方正之科，詔開六七次，而由之以踐歷顯仕者特少。或舉天下而無一人赴部應試者，則何也？豈朝廷所以旌別此科，其法有未善與？抑有司者漫不矜慎，舉非其人與？以湘鄉言之，道光初元舉先生，咸豐初元舉羅君澤南，未可謂都非其人也。夫誠得其人，在上者固當思所以致之耳，彼膺斯舉者豈汲汲哉！

【昆明】縣名，舊爲雲南省治，今因之。

【甲科】清時稱進士爲甲科，舉人爲乙科。

【偕】棄也，背也。

【負暄】負日之暄，人無

知者，將以獻諸吾君。見列子。

【衰服】斬衰也。

【寸縷】縷，綫也，斬衰下無線縫，故云。

【庀】治具也。

【十科求賢】哲宗

時，光奏請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二曰節操方正，三曰知勇過人，四曰公正聰明，五曰經術精通，六曰學問淹博，七曰文章典麗，八曰善聽獄訟，九曰善治財賦，十曰練習法令，詔從之。

【會典】一朝典禮之書，明有此名，清因之。康熙至光緒纂輯經五次，光緒會典

凡一百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節母蔡氏，生三歲而室於歐陽，事玉光府君，家微也。姑劉孺人，端嚴匡敕，無所假借，節一朝之食，分之二日，併三人之事，責之一手，舉家事精麤劇易，壹委節母，不以何問他人。節母則先雞鳴而興，豫其未至，後斗轉而息，補其闕疑。箕拘音鉤無塵，井汲無濡，半米寸薪，必珍必戒，諸娣音第娣音似次第入門，節母躬其難者，讓其易者。自新舍及衆私室，衣垢則澣音澣之，綻音電裂則補綴，初不問其所自來。羣從子女，寒則衣之，飢則慈以甘飴，才資切就溷音溷浴爲之潔除，羣從或忘其母而母節母，節母亦忘其非己出也。

乾隆三十年乙酉，舅席珍府君卒，明年玉光以毀死，劉孺人大戚，節母於時年二十有八，長子惟本甫三歲，少者成材未期耳。入則泣血柴立，茹檠音伯自盟，出

則抱子奉姑，怡聲疊疊。益屏去華飾，先姑意之未發而從事，約其口與體，以及其孤子女，無所不約。勤其力以率其妯，逐音里音與其子姓傭奴，各有專職。土無寸曠，人無晷暇，俛拾仰取，賓祭有經，豬雞肥碩，蔬果怒生。

方節母事姑之初，歲入穀二十石，逮姑之暮年，穀近千石。惟本讀書屬文，試於郡縣有聲矣。年二十七歲而卒，婦蔡氏亦以節著。

節婦蔡氏，少歸歐陽惟本，節母之冢婦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大饑，節婦

將嫁，其父輔世貧不能具禮，宗族或助之。結褵音通離之貲，凡得錢三千有奇，父爲

裝遣之。節婦陰返其錢，置稗古旱切薦中，而繫鑰匙其端，父歸而室無見糧，引鑰

則錢在焉。泣曰：孝哉吾女，留此以活我也。惟本歿時，節婦亦二十八歲，由是捐棄

萬事，壹從節母求所以事祖姑劉孺人之法。黎明劉孺人興，節母執筭侍左，節婦

自右約之。及盥，節母奉水，節婦奉槃。及食，婦具饌，母侑于救切之。及寢，三世聯牀，聽

於無聲。劉孺人卽怒，節母負牆竦同聳音棟懼，節婦從容改爲，以適厥指。卽疾病，婦煮

藥，母嘗而後進，夜則番宿遞侍，衣不解帶。

一夕，節母起，墮牀，折脇二骨，節婦號泣，就援之，母戒屏息，無令劉孺人得聞

知也。劉孺人晚而喪明，手足痿

備佳切又委去聲

痹，

界音

挽篋

鞭音

輿日遊庭中，節母肩前，節

婦肩後。其後劉孺人九十而終，節母且六十矣，二脇骨者竟無恙。其後二十餘年，

盜入室，劫母衣，刃傷節婦指及肘，

帶音

創

瘡音

甚，亦不醫而竟無恙。論者以爲孝徵，神

或相之云。

道光九年節母歿，實年九十有六。二十三年節婦歿，實八十有三。其前五年，

歲在乙亥，均旌表節孝如例。

前史官曾國藩曰：節婦之孫女子四人，次二者歸於我。外舅福田先生，篤行

君子也，數爲余述誦兩世事狀。余昔官禮部，見各行省題旌婦女，凡烈婦殉夫者，

別具一疏，高宗皇帝常下詔非之，不予旌表，以爲行不貴苟難也。然末俗士論，往

往以矯激卓絕之行爲難。觀歐陽姑婦之節，亦似庸行，無殊絕者，而純孝兢兢，事

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下之至難，孰踰是哉？

【斗轉】宋史樂志：斗轉參橫將旦。

【箕拘】禮曲禮：必加帶於箕上，以挾拘而退。

【娣姒】即妯娌，冢婦爲姒，介婦爲娣。

【衣

垢四句】禮內則：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緘請補綴。

【糝】稻餅，見說文。

【溲】浴室。

【茹檠】喻食苦。檠，即黃柏，味苦。

【梘】衣帶。

【稭薦】稭，禾莖。薦，臥席。

【笄】約髮之具。

【痿痹】麻木之病。

【篋輿】竹編之輿。史記：上使漵公持節問之。

篋輿前。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嘉應州，舊直隸州，屬廣東，民國改梅縣。

曾祖永昌，皇贈武功將軍。祖開泰，康熙甲午科舉人，皇贈武功將軍。父文燦，雍正甲辰科武進士，山東兗沂鎮總兵。君諱廷相，字讓木，河閒獻縣人，縣學廩生，乾隆四十五年舉於鄉，五十二年丁未成進士。時大學士和珅音申當國，有中貴人與君同里同姓，來告曰：相國知子，欲一燕見，能往，吾導子，詞曹可致也。君謝不能，卒以知縣歸班候選。

嘉慶二年謁選得廣東信宜縣，明年之官；五年，攝惠州河源縣事。河源藍阿

和博羅陳爛展四、永安曾鬼六聚徒煽亂，君至縣三月，卽擒阿和，且請於惠州知府伊秉綬及總督吉慶曰：「陳曾不靖，時日久矣，今阿和就擒，翦其左翼，賊所負恃，以羅浮山爲窟耳！若裹糧入山，窮力四捕，陳曾可弋也。」不聽。後二年，遂有陳爛展四曾鬼六之亂；總督飲酖死，知府擬遣戍，而君以前請，得不坐。

六年，量移潮州揭陽縣；揭亦劇邑也，莠民何阿常、李阿七倡爲天地會，聯八十餘鄉，分爲兩股，各二萬人。君單騎赴賊中，以編查保甲爲名，暗圖其山川形勢，出入門戶，夜宿賊巢，示以不疑。八年正月二日，率兵討阿常；賊徒五千人，屯於赤巖頭，我兵裁五百，去賊五里而營，夜聞吹螺四面，衆譁曰：「賊至矣。」君令曰：「敢動者死，於奔_{掩音}中設子母礮，佐以烏槍，近則發擊之，翳_{於計切}人與火，闐_{曲械切}無聲影，賊不知虛實，竟引去。」旦日率所部登山，適會他軍亦至，乘勝追奔，焚賊三巢，阿常投首。阿七聞之，益糾餘孽謀再舉，君從健卒六十餘人，四晝夜馳行九百里，追及長樂擒之。

其年八月又擒海盜姚阿麻，於是有送部引見之命矣。大抵嶺以南物產蕃阜，風氣殊於中土，諸洋互市，壞同貨日至，奸民逐利，起徒手至百萬者，往往而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窮。乾嘉之間，淫侈亡等矣。猶有不逞之徒，乃爲盜賊以自恣，小者劫奪，大者叛亂，窮則入海亡命，爲吏者莫敢誰何。苟以諱飾偷安，羣盜無憚，日以充斥。故君官廣東，所至以緝捕爲先，而大吏亦倚君如左右手。引見之命既下，大吏以捕務孔棘，留不得行。又二歲，剿獲潮陽鄭阿明、陸豐、李崇玉，乃行。阿明會匪衆號四萬人，崇玉海盜，號二萬也。入見，以功升知州，歸復任揭揚。十四年，徙知南海縣，是時兩廣總督百公齡，治尙威猛，懲刈奸宄，夜半召君入密室告曰：「吾欲有所縛，子能之乎？」君曰：「何也？」百公曰：「洋商阿三。」阿三者大猾，貲積巨萬，多干國紀，君歸，夤夜部勒胥役，不告所之，曰：「從余行。」余曰：「取之，曰斬，斬之。」至破門擒阿三，比還署，關說者數輩賂金三萬，至雞鳴增五萬，平明十萬，不可卒致。

阿三於法。

張保之寇海也，自嘉慶初年始也。後與其黨郭學顯內嚙，學顯來降，保亦思歸義，首鼠進退，百公欲遣使納降，君請行。百公曰：「多與衛。」辭曰：「彼真降，使者無害。其僞也，雖衛何益？」從二僕，棹小舟，徑至海口，賊數百艘縣音交刃成列。保出，衆叱曰：「跪吾王。」曰：「吾天子命吏，豈屈若曹且編民之不得，何王也？」卽睨保曰：「吾以女爲海上豪傑，乃效匹夫怒目恐人，劉某畏死者，不來此矣。」保立起揖君，卽屏左右，因語之曰：「十年來粵中巨寇，若藍阿和、何阿常、鄭阿明之屬，海盜若姚阿麻、李崇玉，今有存焉者乎？」保默然曰：「亡有。然今且奈何？」崇玉以殺掠平民之故，尙伏天誅，況保縱橫海上十餘年，殺二總兵，一參將，三遊擊，罪在不道。換音今棄衆內首，則魚肉耳。」曰：「汝何慮之淺也，朝廷并包海外，荒類對慮萌生，削逆育順，以勸來者，猶懼不繼，若革面自效，不訾之慶也。學顯貸死，有明徵矣。且智莫大於知幾，行莫虧於食言，禍莫酷於殺已降，女視劉某，豈誘人徼功者哉！吉之與凶，在此須臾。保再拜曰：「謹受教，乃泣送君歸。七日而張保降。」

十九年，補嘉應州知州，噓枯養瘠，相濡以澤。二十四年，攝廉州知府，簡法阜施，一如嘉應；君子於是知君之爲政，又能視地強弱以時其威愛也。嘉慶二十五年，年六十八以卒。子六人，曰鳳翮，曰一士，曰鳳翼，曰書年，今官翰林院編修，曰逢年，曰其年，今官翰林院庶吉士。謹具歷官行義牒付史館，俾傳循吏者采覽焉。

【武功將軍】清時武員贈職，爲從二品。

【兗沂】兗州沂州，皆山東府名，今廢兗爲滋陽縣，廢沂爲臨沂縣。

【河閒獻縣】河

閒，舊府名，屬河北府，廢爲縣，獻縣屬河閒。

【和珅】注見送謝吉人官江左序注。

【中貴人】宦官。

【詞曹】翰林。

【歸班

候選】科舉舊制，凡進士以知縣爲本班，不得他項官職者，歸班候選。

【信宜縣】屬廣東省。

【惠州河源縣】惠州府名，屬

廣東，民國廢爲惠陽縣。河源，本惠州屬縣。

【藍阿和等】皆教匪，時有黃白青藍四號名目。

【博羅永安】皆縣名，永安今改名

紫金，屬同惠陽。

【伊秉綬】字組似，號墨卿，清福建寧化人，時知惠州府，歸善博羅，逆徒蠢動，官兵與通，秉綬請誅亂民，觸總督吉

慶怒，劾奏落職，已而亂發，察其無罪，起知揚州。

【羅浮山】在廣東增城縣。

【酖】鳩通啖蛇之鳥，有毒，以羽畫酒，飲之則死。

【潮州揭揚縣】潮州府名，民國廢爲潮安縣。揭陽，本潮州屬縣，今同屬廣東省。

【弇中】左襄行及弇中，注狹道也。

【潮州揭揚縣】潮州府名，民國廢爲潮安縣。揭陽，本潮州屬縣，今同屬廣東省。

【翳】隱也。

【閔】靜也。

【瓊】奇也。

【潮陽】縣名，屬同潮安。

【陸豐】今縣名，

舊屬廣東惠州府。

【黃】連也。

【首鼠】鼠性疑，故持兩端者，曰首鼠。史記灌夫傳：何爲首鼠兩端。

【類】戾也。

【廉州】府名，

屬廣東，民國廢，今合浦縣其舊治。

